

聖徒之聲

第25卷 第二期

1983年 二月份





13



20



33



48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羅慕義墨林

奧格萊戈登

**十二使徒議會**

彭蓀泰福 彼得生馬可 黎嘉蘭

洪德豪惠 孟蓀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麥士維尼爾

**顧問委員會**

培勒羅素 鄧樂倫 賓納嘉立斯

譚迪查爾斯 李喬治百啟 布實安慈歐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 輯：培勒羅素

總編輯：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米基大衛

兒童版：辛達沙賓妮

設計：紀齡羅傑

製作：派斯羅文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Larry Hiller

繙譯部主任：劉春華

編 輯：孫玉筠

製 作：姜志媚

發行者：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香港發行中心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

永如大厦三樓

承印者：捷悅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洛克道186-192號

銀城商業大廈1401室

**訂閱價目：****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二元

全年十二期港幣十八元

**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十五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一三〇元

# 目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份  
一九八三年二月份**

INTERNATIONAL MAGAZINES

FEB. 1983

**故事與特輯**

<b>凡要救自己生命的</b>	興格萊戈登會長	1
<b>難忘的夏日</b>	謝華阿爾瑪	7
<b>確是神的話</b>	杜賓譚美	10
<b>在家庭教導時應付批評之法</b>	羅文士	13
<b>若吹無定的號聲</b>	李韋明	18
<b>黎嘉蘭：奇妙又奇妙的事</b>	謝露茜	20
<b>考試</b>	波麻保美子	28
<b>傲慢與偏見</b>	麥郭洛蘇珊	33
<b>重溫舊約</b>	韋特年	40
<b>摩門語錄</b>		42
<b>兒童欄</b>		
<b>奇妙的觸覺</b>	奧斑道比絲	43
<b>心靈之歌</b>	譚臣熹素	44
<b>聖餐</b>	艾寶瑪蓮	47
<b>與朋友談：郭克勤長老</b>		48

數年前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我在愛達荷州一個小鎮中一位支聯會會長家裡作客。這個家庭在早禱前一齊誦讀幾段經文，他們讀到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十二章廿四節中耶穌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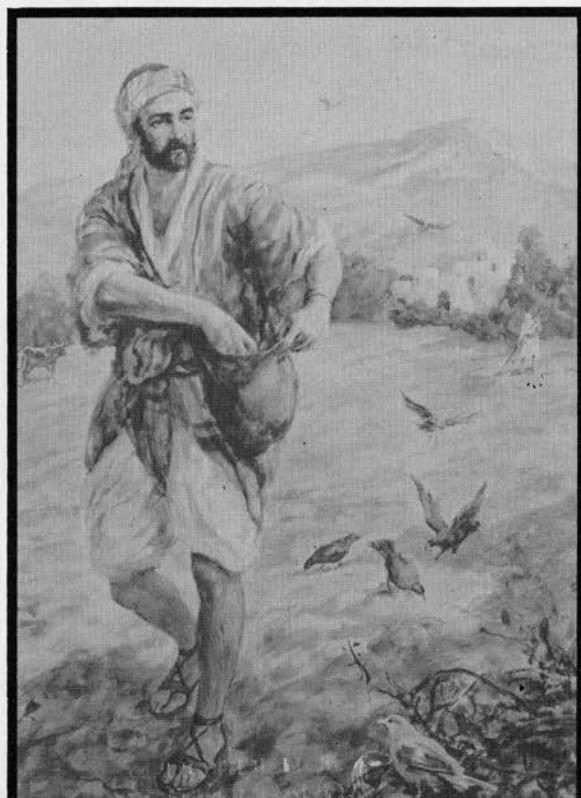
的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主無疑是提及祂自己即將臨近的死亡，祂聲言除非祂死，否則祂畢生

##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總會副會長 興格萊戈登會長

正如種子必經栽種，「死亡」才能結果實，我們亦必須喪掉生命，藉服務才得「生存」。



##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的使命泰半都是徒勞無功的。但我卻從這番話裏悟出一個更深遠的意義，我覺得主是對我們每個人說，除非我們忘卻自己，卻奮力為人服務，不然我們的生活大都無法達成甚麼真正的目的。主又接着在下一節說：「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喪失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翰12：25）又如在路加福音所記載的：「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路加福音17：33），換句話說，凡是自私自利過活的，必枯竭而死，但忘卻自己，為人服務的，在今生和永恒必茁壯成長。

在那天早上的支聯會大會中，招待我住宿的那位支聯會會長在他忠信地服務了十三年後，獲得解職。在座每個人都表示出極大的愛心和感激，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他富有，也不是由於他在商業界的地位，而是因他以往無私偉大的服務使然。過去，不管天氣好壞，他都不顧切身利益駕車走了好幾萬公里的路，事實上他花了數千小時為人謀福利，把個人的事務擱下，去幫助那些需要他幫助的人。由於他這樣做，在靈性上除了救活自己外，並贏得了那些他所事奉的人之尊敬。

那天早上，新會長就職，很多人都十分高興，並以他為榮；但當中感覺最快樂和自豪的就是那位坐在支聯會秘書辦公桌旁的男子——在鄉村當

郵差的，他就是那位在十二年前，默默和不斷懇切地勸服這位完全不活躍的鄰居再度活躍起來的人。

本來，讓那位漠不關心的鄰人繼續以自己的方式過活是多麼容易，而這位郵差仍舊過他一貫恬靜的生活也是舒服得多了。但他卻為了別人的福祉而把自己的利益擋置一旁；使得那人在該星期日成為錫安一個大規模支聯會中一位備受尊崇的領袖。在會眾支持他們這位新會長時，這位坐在秘書桌旁的男士感激得流下淚來。藉着以幫助別人為生存目的，他使那位當日早上獲贊助為支聯會會長的鄰人生活有了目的和喜樂。

卜爾菲立（Phillip Brooks，美籍教士及作家，1835—1893）有一次作出這番重要的觀察：「大多數人是多麼小心翼翼的走入墳墓，遭人遺忘，然而偶然卻有一兩個忘卻自己，為人服務，從而永遠被人懷念。」

我記得在印度南部探訪過一位朋友的情形，約在十二年前，我們首次認識他，當時他要求教會派人來為他施洗，我們應他的要求而來。原來在他要求施洗的兩年前，他找到了教會的一本傳道小冊子，他不知道它的來歷，便寫信到鹽湖城的教會辦事處查詢，後來收到了教會的其他書籍，他閱讀這些書籍。

我們跟他初次會面時，沒有為他施洗，因為他未準備好，可是我們安排別人教他福音，數月後，他便受了

洗。

這人在水泥廠裏當會計員，入息低微，住所狹窄，但品性慷慨，極願為人服務，由於他明白耶穌基督的福音，所以對人有極大的愛心。他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塊地，親手興建了一所學校。這雖是一座簡陋的建築物，卻曾收過約四百名學生，使每個學生均能脫離文盲的黑暗而領受到知識之光。此種愛心的表現，對他們的生命已起了和將來帶來了甚麼意義，實無法估計。

由於這一個人的努力，教會已在印度南部的農村設立了五間小分會，教友後來動手興建了三、四間細小而整潔的建築物，門上各有一個招牌，用英文及泰米爾文寫上：「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建築物的地板是用混凝土做成的，因沒有長櫈，所以聚會時，大家就一齊坐在地上，分享見証，領受聖餐。

現今，在印度億億萬萬衆多的人口中，已有二百多個教友。日後，若有人要寫教會在印度的發展史，除非內中有一章談到我這一位委身為人服務的朋友，否則這個史記不算是完整的。

於上述同一次漫長的環球旅程中，我們還遇到另一位朋友，他從前是楊百翰大學的教授。當時他的子女已經長大成人，夫婦二人大可退休過安逸的生活，可是，他們覺得與其像其他千千萬萬人一樣，退休下來無所事

事，倒不如到世界各處去幫助天父一些子女，教導真理，以便拯救他們。

他們找到了這樣一處地方，於是就把華麗的房子、汽車統統賣掉；離開親友到一個遙遠、生活不像以往舒適的國土。但當他們把糧食撒在水面（見傳道書11：1），主就安排機會，等他們去教導、啟發、及幫助他人。他們工作的成果是無法預測的。

在大多數人到達想少些勞動，享受休閒生活之年歲，這對夫婦卻捨棄了舒適的家園，離開友好及社交圈子。每當想到他們的行為，就不期然想到主的話：「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馬太福音19：29）。只要看到或聽聞其他稍為年長的兄弟姊妹，不論已婚與否，肯自願或蒙召事奉主，為教會傳道時，我總會想到上述這番話。

我們需要他們，主要需要他們，地上的居民亦需要他們。這些美好的兄弟姊妹也同樣需要那寶貴的經驗，因為一般來說，最愁苦的莫如自私自利的人；而最快樂的莫如肯捨己為人服務的人。

我回想訪問過一所大學，聽到了青年所發出的一般慣常的怨言，他們埋怨學校功課的壓力——彷彿功課是重擔而非為他們獲得世上知識的機會——對膳食和住宿，他們亦加以抱怨。

我勸告這些青年：假如學校功課壓力太大，而膳宿又不如理想的話，

#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我們每人均有力量主動為人達成偉大的服務。

我會向他們提出一個解決方法。我建議他們暫且把書本放下數小時，出去探訪孤單寂寞的老年人，或患病沮喪的人。我通常發覺到我們之所以對生活抱怨，乃是由於我們只顧慮自己之故。

我從前光顧一家修補皮鞋店，多年來，這店舖牆上總是掛出一塊牌子：「看到一個沒有腳的人，我就不再抱怨沒有鞋子穿了。」治療自憐這種毛病，最有效的藥物便是忘卻自己去為人服務。

有好些少女，甚至少男，庸人自

擾，過份憂慮自己究竟將來是否有機會結婚。婚姻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當然亦是人所渴望爭取的。但是擔憂實無法使婚姻兌現，事實上，可能更會適得其反，因為悲觀的看法只有使性格缺乏生趣。我們當中有些教友也許今生沒有機會結婚，然而決不應忘記生命仍舊是歡樂、美好、和豐盛的，如同他們所想像到的其他事物一樣，為人服務就是獲得這種歡樂的關鍵。

我們當中有些教友甘願犧牲自己的時間在聖殿中從事神聖工作，對這些教友，我要予以褒揚。本人覺得：千千萬萬忙碌的人，竟肯為去世的人犧牲大量的時間和精神，替他們服務，此乃是這時代所目睹的奇蹟。參與聖殿服務的人都從中體會到一種甜美和令人滿足的感覺。聖靈給我們這種美好祝福，確成了解決人生種種問題的良藥。藉着這些經驗，我們了解到只有在為人服務時，才是真正的侍奉主。

救主曾在這福音期說：「我實在說，人們應當切望從事於善舉，並且由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很多事，並且達成很多正義。」接着祂補充說了這句重要的話：「因為權力是在他們裏面……」（教約58：27—28）

是的，權力是在我們裏面，在我們每個人裏面，我親愛的兄弟姊妹，只要大家肯熱烈參與，就必有力量主動為人達成偉大的服務。

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美國哲學家, 散

文家及詩人）說過每個大機構都不外是一位偉人創始的。（參閱 Essays, First Series : Self-Reliance 。）當憶及一些對我以前所負責的地區，有偉大貢獻的人物時，就會想起愛默生這句話。韓國現有七個支聯會及三個傳道部，教會在韓國能有現今的地位，在某方面來說，不外是歸功於金博士及韋文及胡華這兩位青年的功勞。當金博士在紐約哥寧大學就讀時，這兩位青年教導他福音，激發起其韓國友人對閱讀摩門經的興趣。他們關心金博士，跟他聯誼，完全不是由於大家都在哥大求學的緣故。他們三人當時都在攻讀高級學位，本來確實是分身不暇的，不過，一方肯花時間教導福音，而另一方則肯花時間學習；所以，當金博士取得了博士學位回到韓國後，對教會及閱讀摩門經的愛好未減，無法忘懷在紐約的伊查加市所參加的崇拜儀式。而參與韓戰的美籍末世聖徒軍人亦曾與一些韓國友人分享福音，在此種情況下，金博士這位飽學而又負責任的人，其對教會的興趣，起了一種催化作用，促使聖工在韓國建立，包括了從日本派遣傳教士前去。金博士現已去世，但這事工卻無盡止的擴展，深入民間，使韓國——「早晨寧靜之國」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永恒的福祉。

現今菲律賓有超過五萬五千位教友，十六個強大的支聯會及四個傳道部，是世上其中一個最多人領洗的傳

道區。如要寫聖工在菲律賓的發展史，則必須加插甘美心姊妹的故事，這位來自猶他州杜爾市的少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隨同紅十字會在太平洋戰區服務。她嫁給了一位美國陸軍軍官，戰後，夫婦二人在馬尼拉定居。她盡力教導別人福音，又懇請教會派傳教士前去。她的丈夫則辦妥法律手續，還做了許多其他事工，使傳教士能前去菲律賓傳教。他們大可過自己的生活，賺錢享受金錢帶來的物質，這對他們來說，是舒服得多了，可是甘姊妹卻努力不懈地教導福音，及繼續不斷的堅持所求。

那時，正好我負責亞洲區的工作，於是就把她的請求向總會會長團陳述。一九六一年，總會會長團授權在菲律賓展開正式的傳道事工。一九六一年五月，我們在菲律賓舉行一個聚會作傳道的開始。當時我們沒有地方聚集，但卻獲美國大使館批准，在馬尼拉市郊的美軍公墓舉行聚會。

清晨六時半，我們就在美軍公墓聚集，那裡使人莊嚴地悼念五萬多人為自由捨命的壯烈犧牲。甘姊妹彈奏一個小型手提風琴，這個風琴曾伴隨她經歷太平洋的各個戰役；當時大家在菲律賓這塊異地上齊唱錫安的詩歌，作見証，並求神祝福我們快要當地展開的工作。那天，在場出席的還有一位土著的菲律賓教友。

這便是奇蹟的開始，令人驚異的事就這樣掀起了，而餘下的故事，個

#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中的悲喜則已成過去。數年前，我和甘賓塞會長及其他人到菲律賓參加區域大會，為數約一萬八千名的教友在該共和國最大的室內會議場地，宏偉的艾雲利他館聚集。

在憶及較早年間的事蹟時，我就流下淚來，我滿懷感激地懷念這位婦人，她大大的捨己為人，不屈不撓地尋求自己的夢想，希望有一天，教會會在她當時所定居的國土茁壯，帶給千千萬萬美好的人前所未知的喜樂。

然而，你們當中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我們是在像菲律賓這樣的異地，我們亦會同樣做，可是，我要告訴你們，對某人看來，世上每處地方都是異地，平常的地方。或是，不論在甚麼國家，甚麼城市、甚麼家庭、甚麼形式的生活中，遇遭都有許多機會，讓我們拓展自己的生活和興趣，為他人謀福利。

## 給家庭教導教師的建議

強調之要點：可在家庭教導時提出以下重點討論：

1. 最快樂的是肯捨己為人服務的人；最愁苦的是自私自利的人。
2. 如果我們慣常對生活抱怨，也許就是只想到自己的緣故。
3. 治療自憐這毛病，最有效的藥物便是忘卻自己去為人服務。
4. 為人服務亦即為神服務。
5. 不論在甚麼國家、甚麼城市、甚麼家庭、甚麼形式的生命中，遇

我懇請你們：如要得到心中的喜樂，如要在生活中得到主的靈同在，那麼，就忘記自己，向他人伸出援手吧。讓我們把個人的私慾拋諸腦後，為人服務，推己及人，這樣，對主所承諾的大喜信息，我們必曉得箇中真理，主說：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換言之，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甘願為我捨命；凡不願為我捨命的，必喪掉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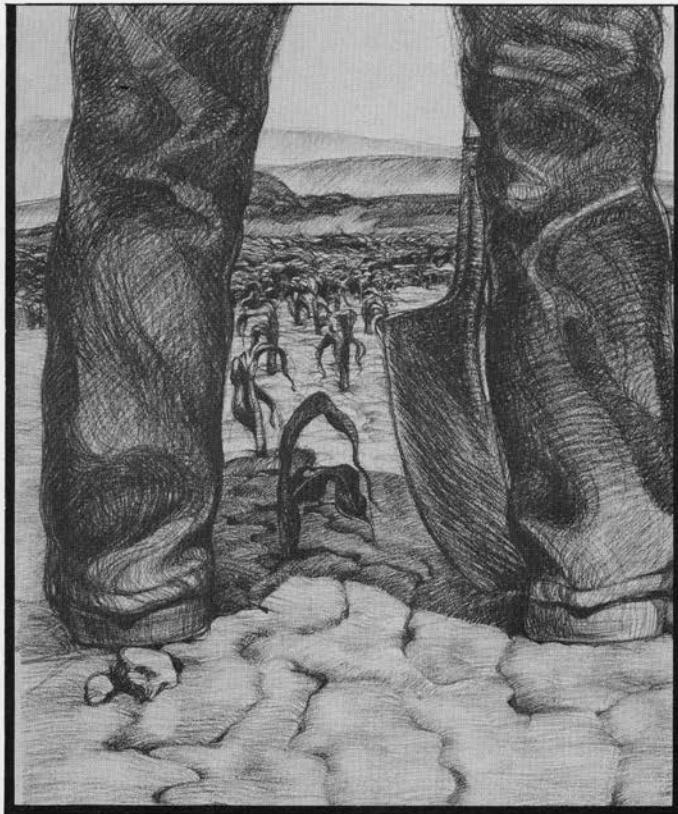
「但凡甘願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斯密約瑟譯本——馬可福音 8：37—38）

我作証主這番話在今天，如同祂起初所說的一樣是真實的。我見証神，永恒之父是活着的；耶穌是基督，是這世界的救主，只要你們每個人肯向別人伸出援手，就必發現真正的自我，和大大的祝福你們所居住的世界。

遭都有許多機會，讓我們拓展自己的生活和興趣，為他人謀福利。

## 討論輔助點

1. 叙述你個人對為人服務的感受或經驗。請家人說出他們的感受。
2. 本文是否有經文或引言可供家人大聲朗讀及討論？
3. 採訪之前，先與其家長商議，這樣是否會使討論更為有效？在教導家人方面，定額組領袖或主教是否有信息給予那家長？



# 難忘的夏日

謝華阿爾瑪

**我**畢生從未懷疑過家父的信心，  
他對福音的信念在生活中根深蒂固，堅定無比，足以抗拒任何試探，逆境，或挑戰。

年少時，我們住在猶他州一個小農莊，入息低微，但工作卻多呢。在成長歲月的初期，我總覺得夏天有做不完的苦差：削甜菜、鋤玉蜀黍、清

濠溝；討厭的野草老是長出來；乾草怎樣都拖不完，所以，我覺得夏天尤其難捱。

在種種夏日的勞動中，唯一的慰藉，唯一令人鬆弛舒暢的機會就是安息日，我們全知道星期天是主的日子：雜草，田野上的乾草，尚未收穫的穀物統統要等到星期一才加以處理。

但在安息日停止工作卻往往不僅是掛起鋤頭，或不下玉蜀黍田那般簡單，實行起來有許多困難。因為夏季是真正唯一打好經濟基礎的機會，在夏天短短幾個月裏，如果農夫賺不到錢，等漫長的冬季來臨時，經濟就會很拮据。各種農作物必須豐收，而大多數時候，農夫這份本來就不多的收入卻全賴水來維持。猶他州乾旱少雨，農夫必須在冬、春期間極小心的把水儲起來，在整個炎熱乾燥的夏季裏仔細的分配使用。

每個農場都依賴灌溉的溝渠，渠道與那賦與生命的水，乃農夫藉以抵抗天災的所有武器。灌溉是刻不容緩的，因此很多時候，這種情況往往使家父對遵守安息日，感到左右為難。有時候，農夫好幾年都輪到在星期一灌溉，好幾年在星期二，好幾年在週內其他日子，而有時候，則輪到在星期日灌溉，農夫沒有選擇餘地。

就像人人會遇到的一樣，好幾年，恰巧輪到家父在星期日灌溉。我清楚記得那些年頭的事情，因為家父對守安息日為聖的決心，常令我留下深刻印象。要是家父在星期天灌溉農田

，我想主也不會譴責他。祂知道家父的心意，了解到他和其他農夫的工作處境。可是，即使這份定必要在星期日進行的工作，家父也極力避免，他深信如果是主替農夫分配這些灌溉時間表的話，肯定不會輪到他在主安息日中灌溉。家父雖從未在口頭上表示過他堅決不破壞主的聖日，但他的生活卻反影出這種態度。

每當輪到家父在星期日灌溉時，他例必盡力避免在安息日去做。星期五和星期六，他在灌溉溝渠旁邊守候，汲取上頭流下別的農夫用不完的水，把這每一點每一滴都耗盡使用，到星期天，他的農田已灌溉好了。在記憶中，家父從不曾被迫要在生日工作，這意味着他須做更多的工作，但只要能讓他在安息日休息，他甘願作出犧牲。

樣樣需做的工作似乎總是有辦法達成的。我觀察了家父多年，對我來說，他的決心和忠誠乃是一項見証，令我認識到主祝福努力遵守誠命的人。

其後有一年，家父遇到信心的一項特別試煉。那年，夏日的熱浪似乎來得早，漫漫長日，驕陽似火，晒焦了每種植物——在陽光熾烈的照射下，草地，園子，田野的作物都一一枯萎，氣溫顯示會有一場旱災到來。這年卻偏巧輪到他在星期日灌溉，農作物需要水，而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他守候不到由上頭流下的農夫所用剩的水；因此，到星期天，他的農田就因缺水而變得枯乾了。

一個星期日早上，家母異常憂慮

的對家父說：「約瑟，你最好扭開龍頭，引溝渠的水下來，至少可灌溉草地和園子，不然快要焦萎了。」

事實的確如此，沒有水，種種植物都要焦萎，根本別無他法可想。農田定要有水灌溉，如果家父不把握機會灌溉，就須等到下一個星期日才有水供應。沒有水，農田的作物等不到下一個星期便會枯萎了。

因此，在更衣參加主日聚會之前，家父背起鏟子走到屋外。那天早上，他走上小山時，心情一定非常失望，他多年來一直力求避免在星期天做這工作，然而今天他卻非做不可，我們肯定主一定不會譴責他，可是，家父卻極想找別的法子。

他抵達灌溉溝渠，把帆布做的水閘放好，但在他未動手做其他事之前，仍在彎身朝向溝渠的當兒，他躊躇細想，怎麼辦呢？他思索主要人守安息日為聖的誠命。他是否真的相信這點，不僅是把信仰掛在嘴邊，而是在生活中表現出來？

當在沉思之際，他得着一種深切有力的交通，使他無法忘記：「拔掉水閘，拿起你的鏟子和工具，我會替你料理一切。也許不在這個早晨時份，但我必照顧。這整個夏天，你都毋須擔心，我必眷顧你。」

家父站起來，四顧無人，他仰望天際，蔚藍的晴空，絲毫沒有半點雲的踪影，只是乾燥的微風輕拂，預示天氣將會熱得使人透不過氣來。

在烘烘的烈日下，泥土都晒成龜裂，乾得像粉末一樣。家父拔掉水閘

，離開溝渠，回到屋子裡。他知道該怎樣辦，他雖然不曉得主會如何照顧他，可是卻得着這項應許，知道主定會照顧他。他更衣前去參加主日聚會，把農田交給了他畢生信賴的主。

他們聚會後回到家裡。天空仍舊晴朗無雲，天氣炎熱，農作物在灼熱的日光下，正逐漸枯萎。由於家父沒有把早上的經歷告訴家母，而家母又看不到有任何下雨的跡象，所以依然十分擔憂園子裏的作物。她再次對家父說：「天氣一點也不像要下雨的樣子，你如何處理園子的作物？」

那天，家父又再爬上小山走到灌溉溝渠，對目前的情況感到失望。他勉強把水閘放進渠裏，而就在一剎那間停下來，驚覺一已動搖的信心，「你的信心在那兒呢？」他一針見血的反問自己。

他心中再次有一種新的決念，於是就拔去渠中的水閘，走下山坡，決意永不再在安息日跋涉爬上溝渠。

下山時，他舉目望天，看到陰雲漸漸攏聚。而不到一小時，就下起傾盆大雨來，乾涸的泥土吸收所需的水份，使到草地，園子，田野煥然一新。

那場雨實在神奇，但只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夏季才剛開始，炎熱的七八月尚未來臨，可是，家父一點不擔心；因他已得着應許，知道神既賜人律法，就定會準備道路，使人能遵守。

接着一星期，有位鄰居來問家父是否願意跟他對調部份灌溉時間，轉而在星期六灌溉數小時，家父欣然答

應。在週末短短的幾小時內，他足能灌溉草地及園子的花木農物，但在同一時間內，就無法灌溉農場裏數英畝的玉蜀黍、乾草、和大麥，雖然如此，主卻以另一種方式祝福他。整個夏天，每當最缺雨水時，陰雲總會定期的聚攏，降下甘霖，灌溉農物。

由於家父絕對肯定主會眷顧他，所以那個夏天，從未清洗過溝渠，或犁起玉蜀黍。猶他州乾旱炎熱，農夫的生計全賴灌溉溝渠。但這夏天，家父卻不曾用過農場裏的溝渠。以前他從未試過整個夏天都不用灌溉農田的，但這個夏天可不同了。這夏天是主的夏天，祂一直眷顧我們。

到了夏天，家父已有三次乾草、一次大麥、及一次玉蜀黍的豐收，天上的窗戶確實敞開了，主實在眷顧我們。

那神奇的夏天雖已是多年舊事，但自此以後，我的信心卻得以堅強。主常想祝福我們，可是，我們偏不肯讓祂祝福。祂賜我們一切東西，我們雖不願信賴祂，然而祂卻渴望給我們生命之水。祂的祝福正等待着我們，但我們必須完全地，無條件地信靠祂。很多時候，我們似乎看着自己的夢想逐漸毀滅，天際從未出現可見的救星，但是，就在此時，當我們的信心經歷試煉後，奇蹟就來臨了。 □

## 確是神的話

杜賓譚美

**從**十三歲開始，我就盼望在自己教會裏終生為人服務。我家有

十兄弟姊妹，我自幼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中長大，曾在修院裏受訓六

## 確是神的話

年，然後立終身誓成爲一名修女，凡此種種，家人均給我支持鼓勵。我第一個服務地點是澳洲的伯斯市，而四年後，就被調派至澳洲的雪梨市。工作給我莫大的喜樂，爲人服務使我獲得許多美好經驗。我永遠難忘懷那段日子，因爲我覺得那段期間，神正準備我要接受一項經驗，這經驗改變了我的人生。

這天如平常一樣，我前往一位年長的女士家中，她的家距離修院約兩條街位。就在途中，我看見有兩位穿着深色西裝的青年迎面而來。高個子的青年在我前面停下來，自我介紹，問我對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有何認識，我於是回答，說對耶穌基督我都儘知其詳了。他接着說：「如果基督曾探訪某些人，和他們談話，難道你不想讀讀祂的講道嗎？」

我沉思了一會兒，終於說：「好的，我願意讀一讀。」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本摩門經：「這本經敘述基督探訪古代美洲人的經過，神所要你做的，你只要讀其中四十八頁的內容（包括尼腓三書第十一至二十八章），然後求問祂，便知這書是否真實了，你肯爲神做這事嗎？」

我說我明白他跟我同樣篤信自己的宗教，因此我會讀四十八頁的內容，並加以祈禱。大家同意第二天早上再見面，把書還給他們。於是便把摩門經放進皮包裏，繼續上路。

該天晚上我讀了書中四十八頁的內容，至今我仍無法描述當時的感受。不用祈禱，我都知道書中的信息是真實的。救主的話美妙無比；我深知眼前每個字都是真實的。我上床就寢，感覺從未有過的快慰，一種找到了真理的欣喜之情。

翌日早上，我想告訴人，我找到了真理，但我勉強告訴自己：「不，這不可能是真實的。」我起來梳洗及準備去見長老；可是，當預定的時間快到時，我非常緊張。我早到了十分鐘，但那十分鐘似乎過得像數小時那樣慢，最後，我終於看到他們準時來到。

一見到他們，我就立刻把摩門經交還，我告訴他們，我不想再保有那本書，可是在內心深處，我卻渴望再讀那書。他們非但沒有把書收回，其中一人反而問我，對讀過的內容，曾否作祈禱，「沒有，」我答道。

他接着說：「除非你祈禱，否則絕不會知道這是真實的。」

我想說摩門經不是真實的，但話沒說出口，兩位長老都知道我心神不安，但卻不曉得爲了何故。

其後，另一位長老說：「昨夜既然你已讀過數十頁，爲甚麼還不祈禱？」

對這問題，我無言以對，因此只好把閱讀摩門經時的感受告訴他們。

他們便說：「你既知道摩門經是

## 確是神的話

真實的，即是說斯密約瑟是神的先知，而我們確具有洗禮的權柄，也就是說你必須受洗才能遵行這些真理及跟從神，那麼，你肯接受一個持有神的權柄的人為你施洗嗎？」

當時，我確實知道我必須照他們所說的去做，可是，我卻一口拒絕。雖明知這樣做是不對的；但我滿以為這樣回答他們便不會來煩擾我，而事實並非如此。

他們說：「如果神答覆你的祈禱，要你在星期日洗禮（只不過三日後！），你肯聽從祂的吩咐去做嗎？」

除了說「好的，我會做」這句話，我還能說些甚麼呢？

於是他們說：「我們去找個祈禱地方。」

當我們單獨時，他們向我解釋祈禱應有的步驟。我祈禱求問神應否接受洗禮時，昨晚閱讀摩門經時所有的同樣感受又再次臨到了我。禱告完後，我睜開眼睛，大家默默地相視了好一會兒。我怕說出心中感受，最後，其中一位長老忍不住說：「這可不是美好的感受嗎？」

「是的，確是美好的感受，」我答道。

「你肯跟隨神，遵守祂的誠命而悔改，及由一個持有權柄的人為你施洗嗎？這個星期天，你是否願意這樣做呢？」

我遲疑了很久，但終於說：「好的，我必跟隨神及受洗。」

星期日到了，長老經已教導我聖經中許多美好的真理，這些真理雖很顯淺，卻是我從未聽過或讀過的。我沒有把洗禮的事告訴任何修女。那天早上我離開修院，前去跟長老會面，當時，我覺得十分緊張，又異常興奮。教會的洗禮儀式令我印象難忘。儀式完後，我在一位友善的教友家中，耐心的等待洗禮。

當快要輪到我受洗時，我變得緊張起來；但我知道這是神對我的旨意，因此，我就受了洗，並獲証實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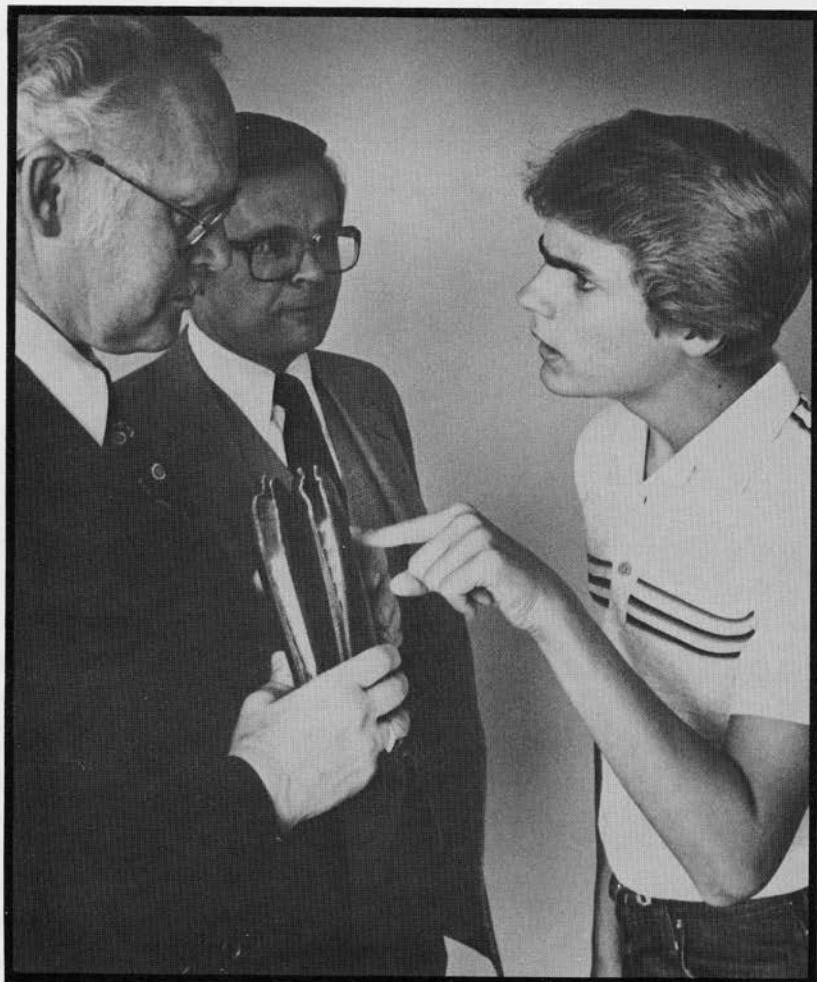
晚上我在修院收拾自己的私人物件，腦海裏湧現許多美麗的回憶和溫馨的情懷。有幾位修女來問我做甚麼，我僅僅說：「我要離開了，我找到神要我去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已經已受洗成為一個摩門信徒了。」

她們都十分震驚，可是我只管繼續收拾；沒有理會她們，當我跟她們道別時，我給她們每人一本摩門經，「請打開心靈來閱讀這本書。」我說。

我知道我做了正確的事，我感激天主教會，及其對我的培訓，我覺得在那兒的經驗使我準備好接受復興的福音。我知道神是活着的，像我們人人一樣有一個個體，然而祂是完全的。耶穌確是基督，祂今天活着，只要我們肯悔改，就會為我們贖罪。我知道斯密約瑟是神的先知，今天在地面上我們亦有一位先知。從經驗中，我得知摩門經確是神的話。 □

# 在家庭教導時 應付批評之法

羅文士



---

## 批評也許是愛心的最大障礙 ，但愛心亦是罷息批評的最佳工具。

**家**庭教導教師剛剛坐下來和跟這家人打過招呼，家中那個十多歲的兒子就衝口而出說：「學校裏一些高材生既非摩門信徒，而又和我們同樣篤信自己的宗教，那末，又怎能說得上我們是唯一真實的教會呢？」

家庭教導教師向少年的父親迅速一瞥，只見他無可奈何的聳聳肩膀，彷彿說：「我們已盡了力向他解釋；現在就看看你可以出什麼法寶了。」

較年長的家庭教導教師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說：「基司，你實在問得好。這使我想起了從前當我只比你大兩歲時的情景。那時，我首次離家去讀大學，腦子有好些頑固的觀念，大概就是所謂偏見吧。我滿以為我是離開純樸的農村生活，轉而到腐敗的都市過活，那兒的人可能會分分鐘對我的原則予以挖苦挑剔，但事實卻並非真的如想像的一樣。出乎意料之外，我大部份的同學都是很好的人，當中有

些是屬於別的教會，而有些則根本不信宗教。我暗中觀察他們的行為，有時候不免懷疑，假如我不是在末世聖徒家庭中長大，我是否會像他們許多人一樣誠實？這一點，你有沒有想過呢？」

基司點點頭，家庭教導教師接着說：

「所以當我們說這教會是唯一真實的教會時，意思並不是指我們較其他人優越，又或者我們是世上唯一肯努力向善的人，而是說，這是唯一一間具有聖職力量，獲主授權教導主福音，及執行對救恩所需教儀的教會，我們希望全人類都得着這些美事……」

討論在平靜的氣氛下進行。基司在讀完「一主，一信，一洗」（以弗所書4：5）及其他數段經文後，沒多久便對問題獲得了一個滿意的答案。

從家庭教導教師回答基司的困擾問題當中，表明了能有助於積極及有

效地應付批評的若干準則：

**1. 切勿大驚小怪：要胸有成竹。**

家庭教導教師會時不時碰到似乎是批評教會、教會原則，或其他教友及領袖的問題或陳詞，其對這些批評的反應，對蒙召協助的家庭可能具有恒久的影响。但是，如果家庭教導教師胸有成竹，能合理的作答，及運用影响力，「藉着說服，堅忍，溫良和柔順，並且藉着不虛偽的愛，藉着仁慈和純潔的知識，」（教約121：41—42）這樣，就鮮有令人驚訝，尷尬，或因意見不合而爭辯的情況出現。

教導家庭時不應跟家人爭辯。這位家庭教導教師以一種溫和而又肯定的語氣作答，刻意讓基司留有餘地，好使他最終能自動地同意他的論點。

**2. 集中討論積極方面。**人若說了句令人困擾的評語，家庭教導教師要是深思熟慮的話，在開口時，可以假定那人是在試圖坦率的說明一個問題，然後，把評語分成積極和消極兩方面，集中討論好的方面。

在上述的例子中，家庭教導教師把基司的陳詞分成兩部份：①我們的教會是唯一真實教會的論題，及②他認為有許多非教友都是值得欽佩的觀感。家庭教導教師因此首先便集中討論基司對朋友的好感方面——一個雙方均能完全同意的論點，使到大家都心平氣和時，然後，便接着處理少年所提出的教義問題。家庭教導教師由於使用這種手法，因而能避免爭論；當雙方均無庸爭辯時，彼此意見總是較易達成一致的。

**3. 切勿急於糾正錯誤。**人若情緒激動，要改變他思想的方向就殊不容易，而批評一般都是由於情緒激動而發的，在這樣情況下，給批評者時間和機會，讓他糾正自己。

從前，美國的牧童要把牛羣趕很長的路程，才能到達最近的鐵路。在途中牛羣有時候會受驚奔竄，這樣，牛羣所過之處，不單會盡毀沿途一切東西，而且對牛羣本身，亦有莫大的害處。牧童從經驗中得知，設法迎頭阻截牛羣奔竄絕非明智之舉，他們通常是在牛羣旁邊奔騎趕到牛羣的前面，把領前的牛隻從新再趕往安全的道路，直到終能控制領隊的牛隻，令牠減低速度，朝向牧童心目中的方向行走為止。

家庭教導教師所遇到的批評跟牛羣奔竄往往有許多類似的地方。批評通常是由於恐懼、痛苦、自尊心受損、或誤解而引起的，不單傷害到受非議的人或物，而且，對出言批評的人，傷害更甚。就像阻止牛羣奔竄一樣，直接的干涉辯斥，意圖制止批評，一般都不是聰明的做法。阻止批評的最佳辦法往往是在開始時，對非難者寄予同感，直到能疏導他難以抑制的情緒冷靜下來為止，就像基司的家庭教導教師所做的一樣。

有時候，家庭教導教師僅需聆聽，因為聆聽常能助人察覺到評語所掩飾的其他問題。舉例來說，「我就是不愛參加聚會」的意思可能是說：「我的聽覺不好」或「我無法戒煙」，而「婦女會只是搬弄是非的地點」這

句話也許是指：「女兒和女婿正要離婚，我擔心別人說閒話。」家庭教導教師如能耐心地聆聽，鼓勵講者發言，必有助那人克服弱點或創傷，使他再次得享福音的精神。

**4. 切勿附和惡評。**在牛羣旁邊奔騎，一方面設法阻截奔竄，並不就等於跟牛羣一道奔竄。類似的是，與人談論令人困擾的陳詞是無須附和批評的，事實上，正好相反。不管你多渴望與人建立密切關係，也要當心勿讓他誤以為你附和惡評。

救主說：「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馬太福音5：25），這並非說，我們就應附和，聯聲指責，批評他人。在嘗試去糾正或轉移批評之前，應設法找出一個大家同意的積極論點。好使雙方均能達致某種程度的信賴。這便是家庭教導教師跟基司討論的手法，盡可能同意他的論點，如有歧見，則等到建立一種可以進行平靜討論的氣氛後，才加以處理。

**5. 作見証。**以一種足以鼓舞及振奮人心的方式，對福音的真實性，以及領導教會的啓示之力量作見証。對你正設法幫助的人，切勿說出絲毫譴責或反對的話。

基司還有其他跟朋友交談時所引起的苦惱問題，這些問題亦同樣引起他的父母的關注。雖然他們不活躍，但卻希望兒子對教會有好感，可是，他們無法滿意地解答他所有問題。因此，在家庭教導教師離去前，大家均同意在未來一段日子，由他們選出一

些福音論題，準備資料，每遇到訪一次教導家人福音原則，每次上課後，家人可隨便發問。

這種安排非常奏效，在家庭教導教師稍後的一次到訪中，基司提出另一個令他困擾的問題：「世上既有許多人捱餓，教會為何還興建那麼多昂貴的建築物？」

家庭教導教師用差不多跟上次相同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把他的話加以分析後，發覺這問題亦是由兩部份組成的：①關懷世上貧乏者之情及②認定教會花錢進行興建之己見。

把問題分成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後，他們便集中討論積極的方面，因為，只要中心論點是關懷貧乏者，大家的意見就能完全一致。其中一位家庭教導教師說：

「基司，當你提到窮人時，就指出了教會最關注的範圍。我認為在過往，主甚少真正喜悅地上的居民，及他們的生活方式。不過，以諾的錫安城乃是一個好例子，證明了主所喜悅的生活方式。」他翻開經文遞給基司看。「讀書上第18節，」他說。

基司讀：「主稱祂的人民為錫安，因為他們是一心一德的，而且居於正義之中；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貧苦者。」（摩西書7：18）

「錫安不應有窮人，」家庭教導教師說：「這正是教會設法解決的問題。」他提到教會的個人及家庭準備計劃、教導及鼓勵家人變成有文化，有生產力，改進職業，儲藏必需品以備不時之需，注意身心的健康。然後

他補充說：「基司，你剛才提到教會的建築物，我們的教堂乃是我們去崇拜及學習上述要點的地方。」

「說得不錯，」他的同伴說：「我記得從前住在西北部一個小鎮，我們加入教會時，鎮上教友不多。我們渴望去學習，實無法告訴你，對我們來說，有一個地方聚集接受教導是多麼重要。我們終於在那兒蓋了一座教堂，這是很大的犧牲，但我們毫無疑問的知道教堂是必須而又實用的。任何建造工程都所費不菲，我們的基金有限，但在能力範圍內，都盡可能美化教堂，在內部安裝一流設備。」

「這些錢是從哪裏來的？」基司問道。

「由我和你捐獻的，」同伴莞爾說：「所以，我們得極小心地運用金錢。教堂和聖殿全都建造精美，但絕非華麗奢侈。我要說，即使像我們當時那樣窮的剛歸信者，生活也因教會的建築物而有了極大的改變，這改變乃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教會經已改善了我們人生各方面，我想，亦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水準。因此，我相信福音的最終目的，就是解除貧困和種種精神和肉體的痛苦。」

在這個例子裏，家庭教導教師再次成功地解答基司的問題，因為他們均能循着他的思想方向，把話題加以發揮，但卻不致加深他的疑問。他們暫且不理會基司問題中所暗示的挑剔，只是強調他的好意，從而把一個可能會令雙方鬧得不愉快的經驗，化成美好的教導時刻。

至於對個別教會領袖或其他教友的批評，甚至亦可採用上述同一的步驟來應付。不論批評是針對何人何事，我們應着手找出交談中甚麼是積極論點，這也許是批評者言談間所暗示的願望——希望每位領袖，甚至每個教友都能成為完全。當一開始討論，就應把話題從那列名道姓的人身上，轉移至原則方面，詳論福音的目的是要引導我們臻於完全。最重要的是，家庭教導教師應避免讓聽者誤以為他亦附和那些批評。

討論應達至一個最終的結論，就是教會的領袖是藉靈感蒙召的；而贊助領袖的意思，就是不論我們認為他有甚麼缺點，均需幫助他履行職責。贊助的意思即是支持神所召喚的人。如果你曾居領導之職，乃可說出面臨作出某些決定的難處，以及獲得教友支持對你多麼重要。

家庭教導教師可以更進一步用溫和的語氣提醒非難者，縱使別人是不完全的，亦與他自己的救恩無關。

不管我們用甚麼方式來應付批評，有一條蓋過其他一切的準則，這當然就是，愛。批評也許是愛心的最大障礙，但愛心亦是罷息批評的最佳工具。福音的信息是要我們不單有愛心，而且亦應使到別人同樣具有愛心。表達愛心方能啟發愛心。在家庭教導時，我們藉着讚揚家人的成就；跟他們交談；藉着幫助、鼓勵、支持、及關心他們，從而表達愛心，此乃是家庭教導的要旨，是我們啟發對福音的喜愛，以及彼此相愛的途徑。 □

**下**課了，男女孩都一如平常，邊收拾書本，邊興高采烈的吱吱喳喳說話，他們三五成羣，又或者獨個兒離開福音進修班，全副精神集中於下一個活動。

現在只剩下我一人了，既感到有點兒沮喪，又覺心亂如麻，我筋疲力盡地坐在教室前面自己的座位上。今天尤其難捱，我一直跟丹尼斯再三爭辯。

對我所教導的福音原則，他幾乎都一一否認，而好些我以為從前上課時經已答覆了的問題，他又再次提出來從新討論，有幾次更狡黠地迫到我非要宣稱自己的立場不可，使我須再次作証說我所教導的永恒原則是真實的，此外，還須加上自己個人的見証。

此刻，我坐在桌旁，開始懷疑自

己對某些事物是否太固執，太武斷。不錯，我是教導了經文、總會領袖所說的教會主張，我從個人的經驗中亦深知這是真實的，然而，我是否固執到青年人都無法支持我所說的？我是否會失去像丹尼斯，或愛麗斯等這些有時候支持他的少男少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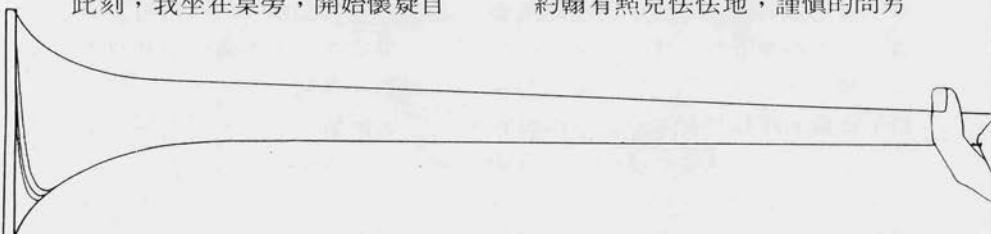
我肅然地沉思這個問題，一面在教室前面把桌子拉好。當時，其中一個學生約翰走進來取他先前遺下的書本。

「你好嗎？」他說。

「我很好，約翰，你呢，近況如何？」

「非常好！即使丹尼斯有段時間使到大家都偏離了正題，不過，上一節課，你還是說得很精采。」

約翰有點兒怯怯地，謹慎的問另



## 「若吹無定的號聲」

李韋明

一個問題：「他跟你唱反調，否認你所說的，你是否感到惱怒？」

我默默地承認，但我說最令我憂慮的就是，我顯然無法了解丹尼斯，使他對主的教訓，抱有更大的信心，更積極的態度。

約翰微笑說：「我早就料到你會有這種想法，待我告訴你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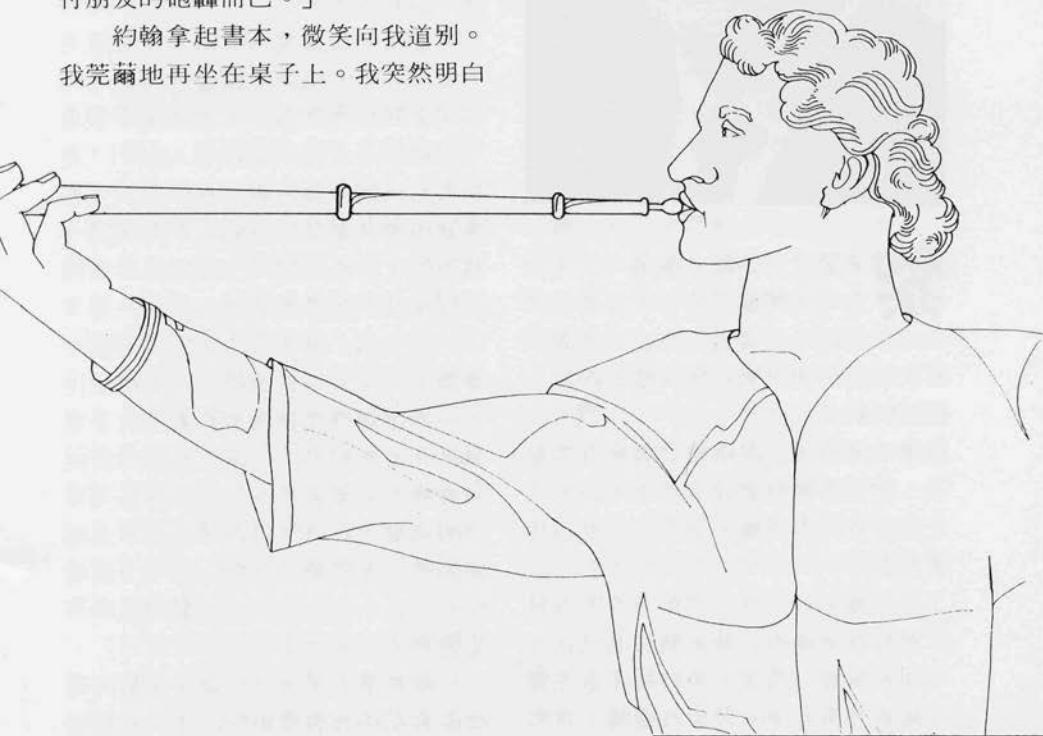
「丹尼斯有很多教外的朋友，上福音進修班時雖然似乎好辯駁，但當他到了學校，他就變得像你一樣！他在班上所提出的辯論乃是朋友對他的質難，而你給予他的答案正好就是他給予他們的回答，他只是儲存軍火應付朋友的砲轟而已。」

約翰拿起書本，微笑向我道別。我莞爾地再坐在桌子上。我突然明白

一切，當丹尼斯以後提出問題時，我會瞭解他的心意，我會樂於助他找出答案。

就在這時候，恐懼湧上心頭，如果當時我語氣不夠堅決，如果我向他妥協，那怎辦呢？我可能無法令丹尼斯信服我的意見，我可會辜負了他對我的期望，以及沒有盡到教導他的神聖職責。

使徒保羅說：「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豫備打仗呢？」（哥林多前書14：8）我們既非在人耳邊吵鬧的吹响號角，也不是輕率鬼祟地吹出訊息；說得正確點，號角聲理應是優美、穩重、而又音量雄渾的。 □



# 黎嘉蘭：

## 奇妙又奇妙的事

謝露茜



**黎**嘉蘭長老站起來演講，台下泛起一股興奮之情。大多數的聽眾過去都聽過他講道，而今又熱衷於再次聆聽，他們樂於欣賞他的幽默、顯然的純真，他的才能——以個人的軼事趣聞為証，說明福音有拯救力量。

在世的總會當局人員中，沒有人比他更富人生經驗，沒有人比他活得更長久。

事實上，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在教會領袖中，黎嘉蘭長老已創下一項新紀錄。該天，他打破了麥基奧大衛會長所立下的九十六歲零一百三

十二天的長壽紀錄，比他多活一日，成為這末世福音期中，在世活得最長久的總會當局人員。

在創立總會當局人員一項長壽新紀錄的前幾天，黎嘉蘭長老由於下腿的血液循環出了毛病，不得不在鹽湖城一間醫院裏進行外科手術，割除右面的小腿。即使這樣，在動完主要的手術後，他仍不肯休息，裝上義腿，用一個走路的輔助器支撐住，就迅速執行部份的領導職責。

黎長老雖年事已高，健康大不如前，但精力似乎沒減多少，假如你聽過他講道，必發覺他聲如洪鐘，說話急速，聽到會衆喘不過氣來，直到他換一口氣為止！

他每一篇講道均清新而又有活力，使得內中的信息生趣盎然。很多時候，當開始說結論時，他總是停下來，回頭望着主持或領會的人問：「我是否有時間多說一個故事？」人人都會覺得黎長老是可以滔滔不絕說足一整天的，而他言詞間所流露的歡樂則足以使我們幾乎希望他能說足一整天。

他來自一個尊貴的家庭，是家中尊貴的份子。黎氏家族出了五位使徒——其中兩位是總會會長團成員（黎惠勒、黎史提芬），兩位是十二使徒議會會長（黎法令、黎喬治），及現今的嘉蘭，此外，還出了一位十二使徒助理（黎丹納），和一位七十員定額組成員（七十員首席定額組其中一位會長——黎法令）。

黎長老現年九十六歲，年齡跨越這福音期中教會歷史的一半，經歷過

十位總會會長的領導——從泰來約翰到甘賓塞。

### 黎長老的少年時代

一八八六年二月六日，黎嘉蘭誕生於猶他州的福敏敦市，父母為黎喬治及黎愛玲，在十五位兄弟姊妹當中，他排行第三。

勤勞工作是黎家庭固有的生活方式，即使小孩子也不例外，每個孩童自少便被教導去做切合他年齡和瞭解力的工作。那時黎長老受鼓勵要毫不間斷地執行工作。

嘉蘭年方十一歲，父母就認為他足可做男人的工作，他極愛父親，喜愛跟他一道工作，領受每日教誨，二人交談間，常論及福音。黎長老家有一幅面積達十六公頃的玉蜀黍田，他幫忙鋤去田上的野草、犁田、操縱父親那部闊三公尺半的割禾機，又幫忙拖乾草、拉木頭、翻石灰、和收乾柴。

一切大小工作，一到冬天，就變得很艱辛了。嘉蘭常敘述在冬日，跟父親到峽谷取乾柴，手套冷得結了冰，不慎翻倒堆在車上的香柏木榦，以及馬兒幾乎走脫的苦況。

由於他父親以身作則，又加上他有甘願犧牲的精神，所以嘉蘭很自然而然便為人服務。他任祭司定額組會長盡忠職守，一如其父在支聯會會長團服務一樣。他憶起昔日往事說：「我們每個星期六均需打掃教堂；砍伐乾柴作兩個大火爐的燃料，把乾柴搬到柴房裏，然後在星期日大清早拭去教堂的灰塵，生火使教堂溫暖。我們要清理煤油燈的燈罩和添油，而且亦

要管理教堂的場地。」

少年時代的嘉蘭聆聽父親每日訓誨，深受影響，決意不聽齷齪的言詞，以確保思想的純潔。他談到有一天，「我離開那處我們慣於玩耍的地方，立志出言謹慎，好使沒有朋友能指責我說像剛才所聽到的色情故事，從而荼毒了他們的思想。」

他既決意準備自己接受傳道召喚，所以便開始研讀和背誦經文，因而培養了一項終生不渝的習慣。他亦藉着研習熟識先知們的生平事蹟，使得他們活現腦海，親切有如朋友一樣。

「我們所有人雖無法認識到有最高深學問的人，」他後來說，「但我們卻可以藉着記錄及流傳下來的資料，熟知他們的生平事蹟、功勳、及教誨，每日跟這些屬神的偉人交往。」

### 肉體上的試煉

即使在年青時代，嘉蘭在肉體上，已飽經生活的磨煉，他接二連三遭逢疾病意外，這些疾病意外試驗了他的脾性和勇氣，從而使他在靈性上，變得更為堅強。

甚至在幼年時代，他曾被斧頭的後端擊中了頭部，血流如注的仆倒地上，昏迷不醒，但後經聖職祝福和醫療後，才康復過來。

這次意外過了沒多久，嘉蘭坐馬車，馬匹突向後移動，把他拋出車外。他倒地時，給車輪輾過他的頭，別人還來不及把他拉出來，馬匹又迅速向前挪動，以致車輪再一次輾過他的頭。他的父親嚇得着了慌，抱起哭喊的兒子給他祝福，後來他又痊癒了。



照片顯示黎嘉蘭長老一生經歷的重要階段：少年時代，傳道、與愛妻艾娜新婚不久、出任當地教會領袖、出任總會當局人員。

八歲時，嘉蘭患某種臀骨病，從腳面到臀部，以及腰部周圍，整條腿都包上了石膏模子達九個月之久。他在這段時間內，停學一年，並使用柺杖行走。那年底，當石膏模子仍未拆除時，他受到一隻兇惡的公羊襲擊，他抵住一道柵欄，設法用手擋開公羊的撞擊，不料，惡羊卻三番四次的撞向他，他認為是腰部周圍的石膏模子才使他倖免於死。

九歲那一年，當他仍需用柺杖走路時，他又遇到另一次意外，他再度跌落馬車。「車輪輾過我的手臂，使

到臂骨折斷，我四周摸索找着我的柺杖，然後勉強爬出車底。我的手臂折得拗曲不堪，情境相當可怕，但我不肯讓醫生替我接駁，直到家父從盆地草原回來給我一個祝福為止。」

少年時，他染上一場嚴重的腥紅熱，好幾天，高燒持續不退，達到危險的程度。

最後，在十九歲那年，當嘉蘭正準備離家傳道時，他的膝蓋腫脹，痛苦難當，迫得又上了石膏模子，再次用柺杖行走，醫生勸他留在家裏照顧自己，他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要求

父親給他一個聖職祝福，結果，他不用柺杖，也不需石膏模子，卻能如期的離家。

嘉蘭雖遭到這一切的意外和疾病，但除了其中的臀骨疾患之外，他均能倖免不致永久殘廢。臀骨病使他一條腿比另一條短了三點八公分，讓他終生都要一拐一拐地走路，至今幾乎仍經常感到不適和痛苦。

當嘉蘭長大成人時，依然不斷受病患折磨，在首兩次傳道期間，黎長老的視力幾度衰退，簡直無法閱讀。他記載說：「當時的感覺就像暈船——有劇烈的頭痛，噁心。」

一九一二年，婚後不過三年，嘉蘭患了天花這種可怕的疾病，及後，又染上了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流行的那場足以致命的感冒病。

除了這種種疾病外，黎長老更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六四年，有過兩次的心臟病，第一次病發後不久，醫生便說他「敢打賭他不會活過頭一天。」可是，他卻確實活過來，並慢慢地康復。

以後他如常地勤奮工作，但他的朋友卻經常看到他握着一支手杖行路，臀骨的舊患即使他步履不若以前穩定，卻沒有令他怠慢下來。

一九七八年，黎長老在動過脫腸的手術後，跟潘培道長老一同步行前往聖殿參加會議。潘培道兄弟感到黎長老重重的按住他的手臂，藉以支撐他的行動，於是便懇切的問：「你是否常感痛楚？」

「都是我能忍受得的。」黎長老

輕鬆地回答。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三日，黎長老被送入院，他的病況危殆幾及一月之久。當時，他的計聞經已由人寫好了，而總會會長團及十二使徒均獲悉他的生命持續不了數小時，可是，黎長老卻逐漸痊癒。

後來，在一次十二使徒會議中，黎長老說：「我從紀錄中得悉你們聽聞我即將死亡，但我卻騙了你們，可不是嗎？」

### 黎嘉蘭的品格

嘉蘭童年的教養，加上早年所經歷的種種試煉，有助於塑造一個真正像基督的品格，他自小即誠實、勤奮、忠於福音、充滿信心、為他的祝福而感謝神。

下列有數個例子：

**勤奮忠信。**一九〇五年，黎長老第一次到荷蘭傳教，初期，奉派在傳道部辦公室工作。他覺得要急切學習當地的語言，並往往因自己對該語言認識不足而感到挫折，他迅速地完成辦公室的工作，好能研習荷蘭語，除此以外，他「大有」傳道的精神。他這樣寫：「我極之渴望傳播福音，所以每朝清晨五時前，就起來學習荷蘭語，和做辦公室的工作，以便能在中午出去敲門傳教。」他日復一日地記載他當天分派了五十，九十二，或一百一十本小冊子；及後，他再度登門造訪收回小冊子，從而製造了許多跟人談論福音的機會，雖然在他那方面這些討論起初無疑是言詞不夠通順，有欠完整的。他雖只是「部份時間的

」傳教士，但卻竭力傳道，比較起來，其他同期的傳教士每人每月平均不外派發197部小冊子，他在傳道方面所花的努力，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二六年，嘉蘭響應郭禧伯的呼籲，做短期的傳教士。黎長老撇下他的家人和事業，到國家另一方去服務六個月；1929年，郭會長要求他賣去他的事業和房子，遷居加利福尼亞，他再度響應呼籲，抵步後首先成為格特支會的主教，其後出任荷李活支聯會的會長。在教會歷史上，直到此段時間為止，這樣的召喚乃是異常罕見的；但當信差把這召喚傳達給他時

，黎長老說：「告訴會長，我極之尊重主、教會，和他的意見，假如這是出於主的旨意，我定會去的。」

**感恩。**深厚的感恩意識成為黎長老畢生的主旨。他憶起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服務時，「我常走去小教堂，跪在講壇後面，感謝主給我特權傳道，並賜我機會……為福音作証，我的心似乎總是得意洋洋的。」他的這種喜樂歷久不衰。

**信心。**黎長老首次傳道完畢回家，船隻在渡海時遇到大風浪，當駛近美國的海岸時，突發一場可怕的暴風雨，浪潮排山倒海的四處翻騰，把甲板上一切沒有綁好的東西震動得七零八落，各散東西。有位從北歐傳道完畢回國的姊妹說：「黎兄弟，你似乎一點也不擔心。」

他回答說：「我不曉得你和其他的乘客會有甚麼遭遇，但我倒覺得彷彿就是坐在家母的起居室那樣泰然。」

我得着一個應許，知道假如我光榮的履行傳道工作，我定會平安的回家，而我已得着確信，深知我的傳道為主悅納，所以我就可回家了。」

### 廣泛的教會服務

主多次召喚黎長老為祂服務，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他兩度做全職的傳教士，兩次出任傳道部會長，傳道服務總計幾近十年；他出任總會當局人員總共四十四年——而且仍會繼續服務。除此以外，他過去還在俄勒崗的砵蘭市任職分會會長，在鹽湖城兩度任職主教；及在加利福尼亞任職主教和支聯會會長。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黎嘉蘭長老獲教友贊助為教會第七位總主教。在其十四年的任期內，總主教團對教會貢獻殊多，下列是其中一些例子：

☆一套適用於支會維修和需要的全教會性經費制度。（當時在支聯會會長團任職的彼得生馬可長老目睹此種改變，他說：「這種經費制度，對支會和支聯會財政的整個觀念，造成徹底的改革，對全教會都有裨益。」）

☆一種廣及整個教會的制度，規定首先由總主教辦公室收集所有的什一奉獻和獻金；然後再按照各分支教會的大小和需要，把支出的費用發回給當地單位。

☆總會的教籍紀錄（在這之前，教籍紀錄只由有關支會保管）。

☆個人獎勵和團體獎勵計劃。  
☆整個教會的聖餐聚會出席率激增。

☆美化支會及支聯會教堂的園地



一九五九年五月，黎嘉蘭長老伉儷慶祝金婚紀念。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黎嘉蘭到荷蘭傳道，歸家後不久，與家人一齊拍照，站在父親黎喬治（最左）的後面。

一九五二年黎嘉蘭長老（坐在左面）於蒙召作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時，與家人一起拍照。



，廣植花草。

黎嘉蘭出任總主教時，教友人數比現今少得多，當時，他所採用的就是正如惠寧約瑟主教（副總主教）所描述的「門戶開放政策。」惠寧主教說：「他在任內的初期，創立了先例，使到大凡願意跟他或他的副總主教交談的人均能獲得傾談的機會。我們辦公室的門總是打開的，而寡婦、發愁的商人、遭遇困難的年青人、移民，往往能獲得黎嘉蘭長老的安慰和協助。」

#### 使徒——黎嘉蘭長老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天，正午時份過了不多久，第一百二十二屆總會週年教友大會的晨早聚會剛結束，既未獲事前通知，也沒有絲毫的預感，黎嘉蘭主教就接到麥基奧大衛會長的副會長梅亨利的傳言，說麥基會長希望他到辦公室去見他。當黎嘉蘭主教抵達時，麥基會長告訴他，他經已被揀選去填補因米爾約瑟夫長老在二月三日死亡而在十二使徒定額組中的遺缺。講述這項經驗時，黎嘉蘭長老說：「我禁不住哭泣，而麥基會長亦一道哭泣，我們彼此相擁，然後一同前去參加午間聚會。」

作為一位十二使徒議會的成員，三十年來，黎嘉蘭長老服務過許多職位。除了在傳道方面不遺餘力，黎嘉蘭長老以十二使徒成員的身份所從事的一些職責都是屬於特別的行政任務、各個委員會、及理事會工作。

像大多數的總會當局人員一樣，黎嘉蘭長老曾廣遊各地，提高聲音作

見証，他確曾遍訪教會，參觀傳道部，及參加教友大會；此外，他又參加區域教友大會，這些區域教友大會使到許多總會當局人員均能接觸到無法到鹽湖城參加總會教友大會的人。

### 奇妙又奇妙的事

在黎嘉蘭長老對教會的所有貢獻中，有一項貢獻是永遠為人熟知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奇妙又奇妙的事（他共寫了三本書）。在三十二年（1950—1982）內，此書再版了二十二次，除了摩門經外，奇妙又奇妙的事比教會其他任何書籍，有更佳的銷量——據出版商報告，在美國所印的本子，就售出了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本，而這個數目則又必須加上五十萬冊在歐洲印的本子。此書經已譯成十八種語言。黎長老從未接受過出售此書所得的分文，卻把所有利潤捐獻給教會作傳道費用。

此書令多人歸信，亦使多人的靈性受到感動，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說出此書對他們的影響，他們的故事來自世界各地，各種不同的年齡，以及各式各樣的人。幾乎每天都有人去信或親自到黎嘉蘭長老的辦公室，把他著作的讀後感告訴他，並感謝他寫了此書。

黎嘉蘭長老認為**奇妙又奇妙的事**是他個人方面對在現今建立主的國度的最大貢獻。「我認為世上有千千萬萬善良的男女，他們足以隨時成為教會的教友，」他說，但當中卻「沒有多少人肯花足夠的時間凝思默想，把真理拼湊起來，好使他們能明白，而

我這本書便做到了這個工作。」

### 黎嘉蘭長老的家庭

在多年來為大眾服務期間，黎嘉蘭深以家庭為重，他鍾愛妻子艾娜（於一九七七年去世），及他們八名子女中每一個，這種美滿的家庭關係始於一九〇九年五月，他們二人婚後。

黎嘉蘭長老總是設法留心艾娜的需要，他理所當然地說：「兒女在襁褓時，除非生病，否則我認為內子不用在晚上起床。我想假如她白天照顧子女（令他們快樂實在困難），而我白天只是幹文職，那麼，我大可以晚上接替她的職責，所以，寶寶一哭，我就趕快起床；如果是餓了的話，我便去拿奶瓶；不然，就替他們換褲子。只要他們不是生病，我都會免得她在晚上照顧子女。」

雖然他聲言當子女生病時，不會幫助過他們，但紀錄卻剛好相反，因為每個孩子都說出在生病時，受到他無微不至的照顧——他怎樣替他們蓋好被子，安慰他們；怎樣替他們搓揉疼痛的腿；以及他又怎樣祝福他們，他對他們所有人的愛一直都是深厚、確切、和永遠存在的。

一九五九年五月，嘉蘭和艾娜慶祝金婚週年紀念，他們回顧過去五十年共同生活的經驗，種種的試煉、喜樂、得與失，儘都昇華和概略在艾娜那句精簡的話：「沒有人比我們有過一段更好、更甜美的生活。」

艾娜去世後，黎嘉蘭長老對子女說：「我感激將能永遠的擁有她。她會在靈的世界遇到天使，由於她跟他

們同樣善良美好，所以跟他們在一起，定會感到無拘無束。」

### 人民的朋友

黎嘉蘭長老那種實事求是的處事作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他是一位使徒，備受全體教友愛戴。講道之前和之後，他總是設法與聽眾接觸，跟他們分享他的愛、溫情、及誠意，他常說：「人在忘記我們的教訓良久後，仍會記得有位總會領袖跟他們握過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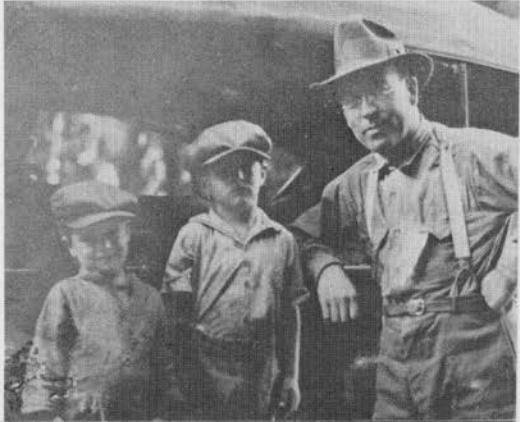
也許這就是將來黎嘉蘭長老最令

人懷念的地方——樂於與會眾私人接觸，然而，就趁現在無須追憶他之時，我們必能樂於有他跟我們在一起，向他學習，他年九十六歲，可能還會在世多一段日子。在他九十歲壽辰的慶祝會上，譚以東會長問他：「你是否畢生在美國過活的？」黎長老不假思索就說：

「不，畢生還未完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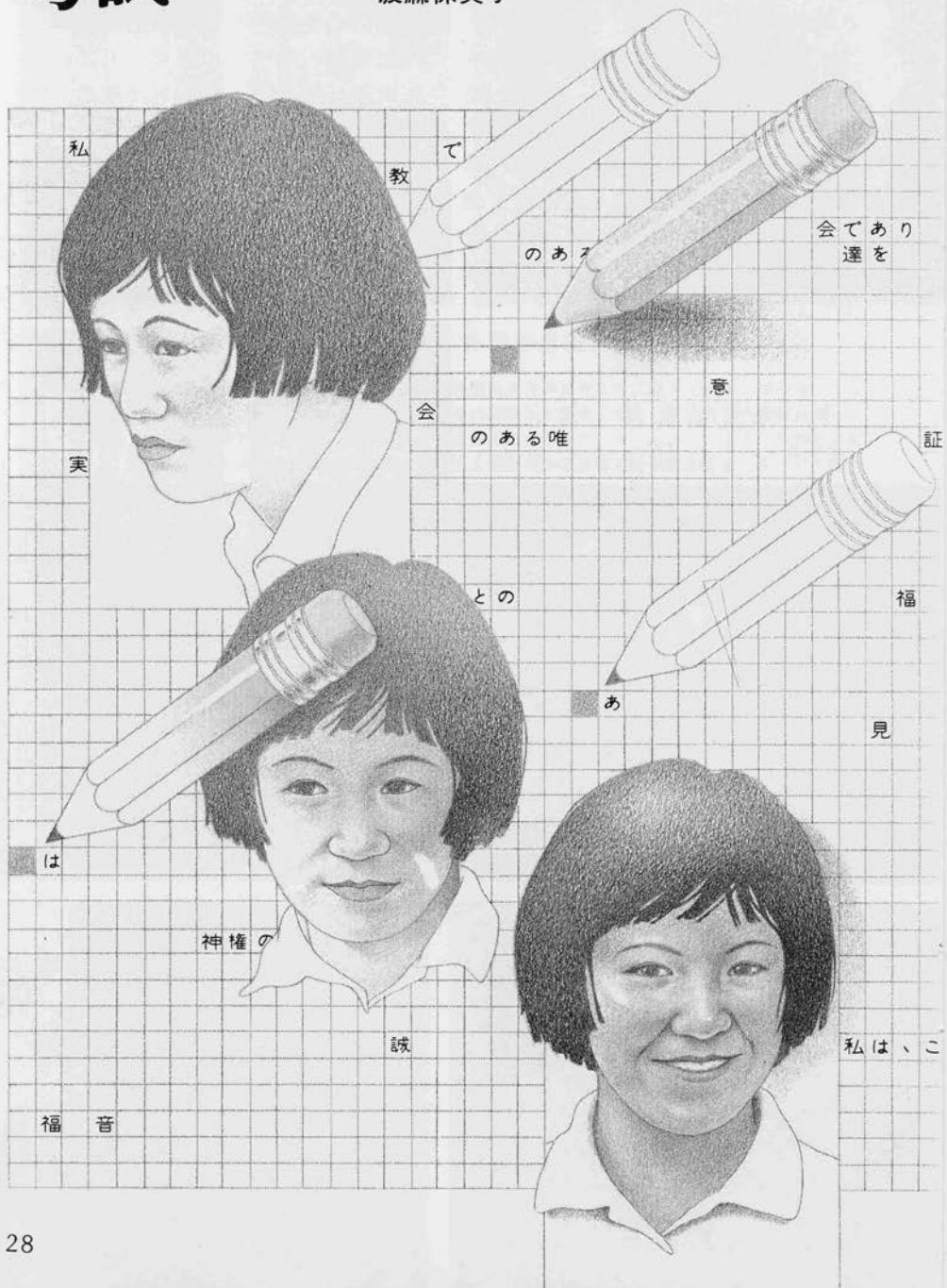
本文內容取材自謝露茜所著「摯愛的使徒——黎嘉蘭」一書，此書最近由猶他州鹽湖城書藝圖書公司出版。

上左：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所拍的家庭團體照，黎嘉蘭長老到美國東部做短期傳教士，把這幀照片帶在身邊。上右：黎喬治在猶他州杜爾市的家園，本世紀初期，黎嘉蘭長老就在這兒渡過少年時代。下左：一九三八年，剛蒙召的總主教黎嘉蘭與兩位副主教，艾希頓馬文（左）及惠寧約瑟（右）。下右：鹽湖城糖屋支會的黎嘉蘭主教於支會一個父子活動中與兒子雷蒙及小嘉蘭合照。



# 考試

波麻保美子



# 對大學的入學試，我怕得要命，如果考試不合格，父母也許不會讓我受洗。

誠 誠 意で

教

神は生き

実

**時**鐘的指針似乎膠住不動，每次我看鐘，都指着同一時間。為甚麼老師還不來主考，好等我的痛苦終能得到了結，不必再受折磨呢？

像大多數日本學生一樣，對大學的入學試，我怕得要命。在本國，要是誰考試不合格，就會被拒於大學門外，因此，學生往往全年都要通宵苦讀，而他們有一句口頭禪說：「睡四小時就合格；睡五小時則落第。」像我的朋友一樣，我經已熬了多個通宵溫習，而且，父母亦曾督促我無數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然而，對我來說，考試甚至還有更重大的意義，這些考試可能決定父母會否讓我受洗。四年以來，我一直設法說服他們，尤其是家父，加入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對我有益，但他卻充耳不聞，總是堅持說，目前的學業較為重要。

只要能考試合格，我就能穩讀大學，而父母所給我的壓力便會減少，到時，也許他們還會准許我受洗。我

再看看鐘，尚有三分鐘……

我憶起首次接觸到摩門信徒的情形，那一年是我初中二的暑假，甘賓塞會長剛巧來到札幌（日本北海道西部一城市）訪問。我參加過其他許多教會的聚會，但在該次聚會中，我發覺有一種與前不同的氣氛：就是全體教友團結合一。當時，我似乎覺得奇怪，在其他教會裏，人家只是來參加聚會，坐下來聽聽，然後就回家去。在摩門教會裏，他們似乎全都忙碌的生活，設法按主所吩咐的方式，享受人生。

我也想到第二次和摩門信徒交往的情形，同年十一月三日，我的姊姊邀請我參加分會的感恩節晚會，她說那兒的所有教友均善良有若天使，而我們在她們面前定會感到侷促不安，他們確實令我有這種感覺！我從未體驗過像那種靈性、和諧親切的氣氛。

自此以後，我每週均參加教會聚會，人人都伸出手來熱烈地歡迎我。傳教士教導我復興的福音真理，及如

何藉着祈禱，親自認識真理，沒有任何一間教會教過我祈禱，但在這教會裏，即使幼童也懂得祈禱。我每天閱讀摩門經，並求問神它是否真實的。我逐漸開始明白我今生的目的，和今生重要的事，然而我覺得尚未得着見証。

四月，分會組織了女青年計劃，起初參加者只有一人：就是我！即使我沒有去參加，教師仍等我，這似乎也很奇怪，為甚麼她有那麼大的耐性？連她自己都無法肯定我會不會上課，那末，又為甚麼等我這麼久呢？

約在這段時間，傳道部會長卸職，鈴木家庭接任來到札幌市。這家庭中有位少女拿俄米與我同年，由於我們是分會裏唯一同年的女青年，所以很快便成為好友。她為我立下好榜樣，處處指導我，使我開始明白到教師的苦心，及福音美好之處。在拿俄米的影響下，我繼續每週參加教會聚會，和不斷用心祈禱，我能夠得着一個小小的見証，因而全心全意的渴望受洗。

過往，我曾和父母談論過接受洗禮的祝福，但卻遭到反對，這次，我仗賴有個細少的見証，再次嘗試。

「信心，」家父告訴我：「並非是一兩天可以建立的，必須多年培養。」他覺得對一個學生來說，學業甚至比宗教更為重要，所以堅決不讓我受洗。

這使我覺得痛苦，可是，我控制自己，想想家父的話，判定了他說對了一件事，宗教不應只是熱鬧一兩天

便了事，而是畢生的探索！我開始認真地參加福音進修班，研讀舊約聖經，生動有趣的課程助我深入明白陌生的課題，我對福音的認識變得更充足廣泛。然而，我卻不能買自修課程的課本，因為那年我要參加高中入學試，父母希望我專心學業，不要花時間做研究宗教的家課。

當班上學生把課本送給我時，我歡欣不已，我可以給他們甚麼來報答他們的好意呢？最好的禮物就是勤奮地研讀那些課本。雖然我的進步比其他人慢，但卻能做完課本交給教師。

高中入學試亦被取錄了，我覺得鬆了一口氣。當我再次向父母談及洗禮時，心情較為輕鬆，以為我已經向他們證明我可以一方面在教會裏活躍，另一方面依然有優良的學業成績，他們的答覆像一盆冷水的澆過來，使我的理想成空。「不，」家父說：「今後學校的功課甚至會更加繁重，你無暇參加教會聚會的。」

父母對我經常參加教會聚會，變得更加生氣，當我在星期日離家時，每每厲聲斥責；然而，過了多月以後，他們終於了解我絕不會因此而停止參加聚會，所以態度略為軟化。我繼續研習福音進修班課本，見証變得越來越堅強，但洗禮似乎仍然不行。

最後，拿俄米提出建議，說我們應為這種情況禁食禱告，結果，整整一年中的每個安息日，我們都禁食，拿俄米跟我一道禁食禱告。我常感到神在我身邊眷顧我，那年，我們得着許多其他的祝福，使我的見証變成無

法動搖，但父母仍堅拒我受洗。

最後，我的思潮回到這學年的年初——高中最後一年，亦即準備應付大學入學試的一年。我早知要等到考試過後，才能獲准加入教會，而即使在考完試後，父母會否讓我受洗，我也不曉得；可是，我確信一事，就是：要是我考試失敗，父母定會說：「失敗原因是你花太多時間參加這間教會聚會！」我必須證明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雖然不明何故，我總知道受洗的關鍵乃在於考試合格。

我比過往更用功讀書，學校功課高於一切，甚至高於教會的指派工作；福音進修班的作業開始堆積如山，但我為自己申辯說，為了能受洗，忽略福音進修班的作業，而去做學校功課也是值得的。可是，對於荒廢福音進修班的作業，我內心實感不安，因為我過往從作業中獲得最大的進步，得到最堅強的見証。現在，十三冊自修課本堆疊在架子上，我的見証似乎減少了，良心告訴我，這樣做是不對的，即使要應付學業，亦應有時間做教會工作和福音進修班作業。二月廿五日，我下定決心要在三月四日，考試開始前，完成所有十三本作業。我在做學校其他功課的間隔，完成福音進修班的作業，結果令我反而能藉這段時間，暫且拋開繁重的功課，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三月二日，我把所有做好的作業交給福音班教師，她十分驚異。

「時間到了，」監考的老師說，我看著鐘，低聲作了個祈禱。大學入

學試的考生像一隊機械人一樣站起來操進考場，我勉強跟他們一道進去。

我考取了！真的無法相信？我興高采烈！幾天後，分數公佈，我榜上有名，我可以上大學了！我飛奔向父母報告好消息，並再次問他們，我可否能償所願——成為教會教友。

「不，」家父斬釘截鐵地說，我吃驚得啞口無言。

家母這次一反常態，破例維護我，她提醒家父，四年來，我都同時潛心向學和忠於我的宗教。「這是一間很好的教會，我認為讓女兒加入也不會有甚麼錯，」她說：「這是一間非常好的教會，我明白女兒為何一直都想加入。」

我們三人交談了幾小時，我慢慢地了解父母不是反對我，而是愛我，他們關心我的幸福，不希望我盲目的做決定。我感激有這樣的父母，我想他們亦了解，我並非憑一時的興緻而加入教會的。他們允許我受洗！我在女青年計劃畢業的同一天，與天父立約，接受洗禮的教儀。我的福音進修班同學合力策劃洗禮儀式，我大部份的家人都有前來參加。

在日本，高中和大學年齡的教友，其父母只有百分之五是教友。這些人也許會覺得難以跟家人分享福音，而父母如信佛教或神道的，就不一定會明白到從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而來的內心喜樂。但我確信主關心我們，必會提供一條道路來幫助我們，對我來說，就是藉四年耐心等待，使到我的信心增長的。□



# 傲慢與偏見

麥郭洛蘇珊

「我只想幫你不會犯嚴重的錯誤，美茜。只要相信我，我曉得的。」

我將圖書紀錄咁夾在書裏的袋內，交給管理員小姐，然後抬頭看見羅莉吊在雀斑點點的鼻樑上圓圓的藍眼睛正凝視着我。

「楊百翰大學有消息沒有？」她問，蔚藍的眼睛在閃爍着。

「你比我還緊張。」我笑，但我知道不是。我感到猶如我一生將會發生的事，都有賴着我從未見過的人的決定。

「他們一定要收你。」羅莉吱吱喳喳的去到櫃檯後將過期的咁歸檔。「以你兩年來的成績、又是新教友、及一切……你不會有麻煩的。」她嘆氣，繩起鼻子，將雀斑壓縮成一堆難看的東西。「你真幸福，美茜，能去猶他州，有山又有大學！」

「他們不知我是新教友，傻瓜，兩年後你也會去的。」

羅莉呻吟。「尤其是你要走了，兩年不知怎樣過。」

我禁不住笑她，她真可愛，摯誠又坦白。雖然她比我小四歲，但她可算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介紹我聽福音，改變了我的一生。羅莉是我唯一認識的末世聖徒女孩子。依我看來，她是美麗端莊的理想樣本。

我把雜誌拿到書架前分類，順序的放好，自十六歲起，每個暑假我都在富蘭克林市圖書館工作。甚至去了麥廸遜讀大學的兩年，仍然覺得這是在一個七千人聚集在高聳的威斯康辛州森林末段的市鎮裏的最好工作。

去年夏天，圖書館僱用了兩個新的中學生，而羅莉就是其中一個，友善又健談，她不久便與其他工作人員建立了良好關係，也可以說她要每個人都知道她是末世聖徒。在學校時我在歷史書上讀過有關摩門教及楊百翰，但不是樣樣都知。我不明白為甚麼這女孩突然令我這麼好奇，對一些從未想過的事情發生興趣。

只是一年前，我奇怪短短的一年怎能完全改變人的一生。認識福音及加入了教會後，一切都改變了。我現在參與不同的活動，有不同的朋友。思想不同，及追求不同的事物。我比以往快樂也迷惘。

想起那第一次要求父母批准洗禮，我便戰慄，他們知道我與末世聖徒一同學習，並參加他們的聚會，但我不相信他們承認我是多麼的認真。父親不大說話，很仁慈，他想了很久才作答。但母親立即反應，臉色轉白，口也硬繃繃的。

「絕對不能，美茜。」她的聲音聽來無情和很忿怒。「絕對不可能，不要再提了。」

「但為甚麼？」我問。「為甚麼？」

「為甚麼？」她尖喊，眼裏冒火。「因為你不知你在做甚麼。我只想幫你不會犯嚴重的錯誤，美茜。我懂得，只要相信我，我曉得的。」

我奇怪她曉得甚麼，或她以為她知道關於摩門信徒的壞事。但無論我怎樣堅持問她，她也不願講，她只是保持強硬的態度說不。最後，還是父

親戰勝，通常都是這樣，因他明理又有性子，他不停的提醒母親我已二十歲了，過多幾個月我便可以自己作決定，不用他們的批准了。他提醒她我是一個好女孩：聰明，勤力，服從和忠信。他溫柔地告訴母親：「她值得為自己找生活的方式。」

於是我們便來一個協議，我會見自己教會的牧師學神學。我要儘量學習教會的一切信仰和教義。這教會是我有生以來都屬於的。換句話說，我會給他們的想法一個最後真正的機會，就正如我給末世聖徒教會的一樣。然後，假若我還要離開——拒絕他們的想法，成為一個末世聖徒——他們會答允。

我站起來，拱起背，走到櫃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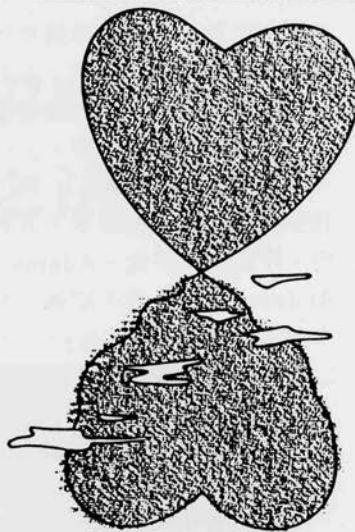
歐烈博士站起來放回書本，我也站起來。我知道我們之間再沒有甚麼好談了。但我錯了，在門口他熱誠的握着我的手，用他的眼光吸住我。「我今晚所說的，只有你一人知道。如果你覆述出去，我會否認曾經說過的。你知道他們會相信誰。」

我點頭，以眼神及微笑來答覆他。太感動了，不能再做些甚麼。獨自一人在寒冷寂靜之夜步行回家。

第二個星期我便洗禮了。家人沒有參觀。我已得到他們批准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批准與支持是兩回事，就算我的慈父也不能支持一些他不同意或不明白的事情。

母親將自己隔絕，我們之間的隔膜越來越嚴重，我不斷的告訴自己：「沒事的，她會接受的。她很難接受

「家人沒有參觀我的洗禮。我已得到他們的批准，但批准與支持是兩回事。」



，忍耐些。」

但她還是不接受。數星期後，每人都回復到正常的工作及生活，我成爲末世聖徒一事便自自然然的被人忽視。他們不了解我是多麼的不同！他們也沒有興趣，也不關心。最糟的是我找不到說話的對像，一吐心聲。我在學習、成長、尋找到很多的事情。但回到家裏沒有人過問或表示好奇，也許他們以爲不理會，事情慢慢便會淡忘。但母親刻意問我兄弟姊妹們的活動，與他們傾談及歡笑，而不與我談話，我們只是住在同一間房子內而已。再也沒有交談、交誼、溫暖。

與我約會了一年的男孩布萊，沒有那麼頻密來探我，漸漸連電話也沒有了。我們再沒有甚麼相同之處，就算我中學時的好友考琳，也不叫我去電影、聽音樂或到湖邊游泳。當然

這不是她的錯，但也不是我的錯，只是我比較特別，不能適應他們。

如果本地區的分會有多些年青人就好了，但沒有。富蘭克林市是一個小市，除了羅莉的十二歲和十四歲弟弟外，她是唯一的末世聖徒青年，一切都在成長中，分會將會有更多的青年，但現在只有我和羅莉。

我把空車子推回柜檯，才發現差不多是放工時候了。

「你沒事吧？」羅莉問。「你好像很靜。」

「我在想東西。」我回答。像羅莉這麼可愛，是不會明白的。她自小便是教友，父母又是信心堅定及活躍的教友。他們有家人家庭晚會及家庭祈禱。她不會明白母親拒絕與她談話，或弟弟向她說粗魯的說話，或看見父親眼中充滿懷疑和苦悶的味道。

有一輛車載滿了書，準備放回書架。羅莉在柜檯後登記書本，向我微笑。

「讓我來吧。」她請纓說：「你可以過來這兒接替一會。」

「不用了，謝謝。」我回答：「我不介意。」我推着車子去到小說部份，停在「A」處。Adams……

Anderson……我不經腦子的把書一本本放回原處。Ashley……Ansten……奧斯汀……我喜愛的作家。拿起一本傲慢與偏見，在架上騰出一個位置給它。傲慢與偏見，我苦笑，正是我過去多月來的生活方式的寫照。

回想起見牧師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嚴肅、最感動的經驗，我生動地記得步往古舊的石教堂，拉開巨門時我多緊張，簡直呆了，走過又硬又亮的地板時，我的腳步又大聲又亂碰亂撞。我嘗試敲牧師辦公室的門。單是辦公室足已令我不安，地方很大，有厚厚的地毡，一幅牆排滿書架，而架上有千百本厚厚舊舊可觀的書冊。歐烈博士坐在大寫字檯後的一張棕色皮椅上，我坐在他對面的椅邊，感到椅子把我們不大自然地分隔。

他臉部木無表情的突然說：「你想成為摩門信徒嗎？」我不能說出他在想甚麼。在我能回答前，他繼續：「你來這兒是你父母的主意，是嗎？」

我點頭，他凝視我直至他薄薄的嘴唇邊露出一絲微笑。他在檯後倚向前說：「看我們能怎樣？」

我們見面三次，看他給我的書及小冊子，回答他的問題，他也回答我的問題。但我們的討論很客氣和拘束

。我們見面的最後一晚，他坐在辦公檯後望着我，沒有打開我們應該討論的那本厚書。反之，他提起眉梢關心地說：「美茜，我已做了你父母要求的。你我二人都知道，我實在沒有甚麼可以教導你了。當然，現在要做的就是要你去作決定。」

他猶豫，我不自覺的在椅上向前傾，注意着他臉上的表情，感覺他的高聲調裏含有甚麼意思。他突然把椅子推後，站起來，快快的走到書叢中，拉下一本小小、薄薄的書。回到位子裏，他把書小心的放下，推到離我手幾公分的地方停下。我的手緊握着大檯的滑邊。皮面上的字很近我，容易看到。看到摩門經三個字時，我有些喘氣。

「正是摩門經。」他說。「我在這書裏找資料做講道。」他的聲音很溫柔，但直透我心深處，使我的心卜卜地跳，皮膚灼熱而刺痛。

「如果可以，我也會做摩門信徒。」他拿起書，在手中細意地上下擺動。「我是牧師。這是我的生活，也是我唯一懂得的事工。我的父親是牧師，祖父也是。」他停下來，向上望，眼中露出憂傷的神色，使人看到他的眼神就有冒犯的感覺。他用同樣溫柔，肯定的語氣繼續說：「如果我是你，我就會成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

我離開圖書館，去到車子，傍晚沒有日間那麼炎熱，聞到在圖書館外牆蔓生、迂迴的松木和玫瑰氣味，內心感到快樂和清靜。我知道我做的是

正確，我有為這事祈禱禁食，現在我只需要有信心來維持我的決定。

一走進房子，第一件事便是看見信擺放在前廳的小桌子上。左上角印了楊百翰大學頭銜的白信封打上我的名字。我緊張得顫抖的手，撕開了信封。他們接受了我！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顧問推薦我得的獎學金，申請已被接納！我重覆的看，不相信夢想成真。

抬頭看見母親站在門口望着我。「不用告訴我信的內容。我從你的臉上可以看得見。」她說。

「媽——」我想說話，但她眼裏冒火，惱怒地打斷我的話。

「你真的以為你很特出嗎？你狂妄、自負、自鳴得意。你好像我的姊姊芭菲，她就是這樣，她如你所正要做的。離棄我們。」

「媽。」我叫起來。「我不是離棄你們，我只是去讀大學，只是九個月而已。」

「這是你以為的，美茜。你不回來又怎樣？芭菲就永遠不回來。」

「但那個不同！她做了丟臉的事。外公趕她走，不要她回來！」

她站着定神望我，她眼裏有很奇異的神色。「由你加入末世聖徒教會的那分鐘開始，你便背叛我們，違反我們的宗旨。美茜，你再不是我們的一份子，你去猶他州，便會斷絕我們最後的關係。」

「媽，不！請不要說這些說話。」我上前一步，但她走開。

「你怎能對我做出這些事情？」

她喊叫。「你怎能這麼自私和忍心？芭菲是我的大姊，她背叛我。當我最需要她的時候，她離開我。你就好像她，美茜；你好像她！」

我走過她，穿過廚房，衝出後門，跑到寂靜的園子裏。雖然是和暖的夏天晚上，但我全身發冷震顫。我從未料到母親會將我來與她失去了的姊姊，芭菲，比較。我早已知道她難解的姊姊的熟識故事，她嚴厲的父親不要她，她穩居某處，過着不光彩的生活。孩兒時，我以為這是浪漫、溫馨、及悲慘的故事。但我從未想到自己會是故事中的主角，我親生的母親怎能這樣想我？她因我而感到可恥？她想好像她父親不要她喜愛的姊姊般不要我嗎？

傍晚，我獨自一人在房間裏，弟弟保羅進來。「我想你知道你多該死。」他說。

「甚麼意思？」我問。

「你自己知道。你令媽媽傷心，她大叫大喊，向我們發脾氣，又整晚在哭。美茜，你做的麻煩事。」

「保羅，不是！」我維護自己，內心越來越實，像有個解不開的結。每次轉過頭來都要向自己道歉覺得受到委屈：「我不是要找麻煩。」

「你是。希望你令全家愁苦會有你好處，至少能做你想做的事！」

他用力踩出房間，沒有給我機會解釋。我熱淚盈眶。他的說話不留情也不公道，我怎能令他明白真正發生甚麼事情，我真正的感受？

稍後，當我的妹妹，吉蒂，進來

向我說晚安時，她睜大眼睛，純情地問：「為甚麼你要離開我們，美茜？媽媽說你不愛我們了，如果你愛我們便不會離去。」

我把她拉到身邊，猛力的抱着她。「你錯了，吉蒂！我很愛你！我走了你會很好玩，因為我會每星期寫信給你，寄郵包給你。」

她比較高興些，我擁抱着吻她十多次才讓她離開。終於上床了，但不能入睡。母親究竟想怎樣？為何她因為我不是她理想中的我而懲罰我？

以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長，更陰沉及苦悶。有時我感到要自衛，及生母親的氣，想報復。但有時我感到弱小、胆怯，像小女孩，希望她抱我、安慰我、解除我的驚慌。她對整件事都很主觀及固執。有時我的心軟了，還是不去的好。但我祈禱得到太多答覆。有太多的指示牌指導我人生的道路。我不斷的告訴自己，一切好。也許離開他們，他們會覺得舒服些。沒有那麼親近，衝突和磨擦也會減少。他們會更易明白，看事物的角度會寬些、仁慈些。也許他們會想着我，稍為欣賞我。

但我懼怕，沒有人了解我。羅莉只知道我得償所願；我會去錫安，麥加，一切都會有光明、愉快、夢想實現。但我從未去過猶他州，也不會看過山是怎樣的。在猶他州連一個人也不認識，在楊百翰大學更加沒有。其他的末世聖徒是怎樣的？他們會因為我與他們不同或做錯事而譏笑我嗎？我們的小小分會很隨便、在適應中。

在一個數百名末世聖徒會衆當中是怎樣的？如果他們的福音知識比我的多十倍又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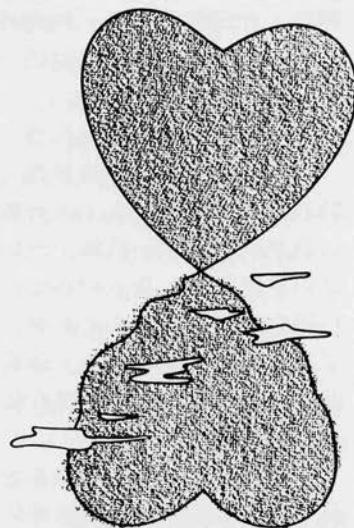
最後，不經不覺，度日如年的日子過去了。是我要離開的日子。要乘巴士到麥迪遜機場的前一天，我整日祈禱禁食，我不忍心就此離開母親，她憎恨我，以為我離棄她、反抗她、如她的姊姊曾背叛她一般。

當晚，我發了一個夢，夢見我再是一個小孩，有長長的馬尾辮及骯髒的臉，有些可惡的男孩在路上追我。我絆倒，擦傷膝蓋。爬起來，走過草地，一邊哭，一邊叫媽媽。忽然她出現了，拂我到她有力、柔軟的臂裏。她掃好我的頭髮，吻我的臉，洗濯我的傷口，塗上碘酒，並在上面貼了一片膠布。我突然醒來，仍能感到她柔軟的手在我的皮膚上，看見她臉上愛的笑容。

坐在床上，我知道母親不知我多需要她！有多久我沒有問她的意見及幫助。在她眼中的我，我是足夠、自滿、及自負。摩門教義使她不在我的生活圈子裏，我沒有做任何事來補償——讓她知道我仍然愛她，需要她及珍惜她！在這數月內，我常說是她的錯，而我獨自一人才是受害者！

第二天早上，我請她進我的房間。請她幫我收拾行李。我知道她整齊，快捷，能將我永不能放進的零碎東西放入內。我就這樣的告訴她，與她談話、稱讚她。不久，她臉上的自衛，不解之神情不見了，我們很快樂的一起。沒有足夠時間讓奇蹟出現，

「由你加入末世聖徒教會的那分鐘開始，你便背叛我們，違反我們的宗旨。美茜，你再不是我們的一份子。」



我仍不能告訴她我多害怕，多愛她，及會掛念她。但她眼中的冷酷無情已消失，她到車站送行。當我把寫好的字條塞入她手裏，伸手擁抱她時，她也伸手抱着我分多種，並吻我的臉，我只能忍着淚水，我望出窗外向家人揮手，希望他們知道我多愛他們。

飛機到達鹽湖城時，我因那天的旅途及情緒而感到疲勞萬分。飛機橫過高峙的洛磯山，初昏時分，山嶺和裂隙，雲層及變幻中的影子，景色在眼前變化多端，正好像一個童畫世界。

現在飛機降落了。我與其他的旅客一同移往擠塞的機場大樓。好像人人都有人接去一些地方。我猶豫不知所措，我發覺有一位很吸引，有濃濃棕色頭髮和甜甜臉孔的中年婦人走過來。她走近時，我覺得很面熟，於是再多望她一眼。好像她是朝向我走過

來，我移步走下樓，再抬眼望過去時，那婦人站在我身邊，她微笑，似曾相識的感覺更濃。

「美茜？」她說，語末是問號：「你是白美茜嗎？」

「是……」我結巴巴地說。

「我想都是。」她說：「你真像你的母親，美茜；你有她漂亮的眼睛。」她再微笑：「我不是有心使你驚奇，可愛的，但我是你芭菲姨媽。」

「我不明白。」我呼喊：「你在這兒幹嗎？你怎知道來找我……或……或我的存在？」

「美茜，你的母親。」她說，輕輕的拉着我的手。「多年來我都有寫信給你母親，但她從不回信。」

「你，你是說母親一直知道你在何方？」

「她知道，但她不肯承認。我離

開時，你母親還很小。你的外公做的好事，洗了她的腦。到她明白事理時……已經太遲了。」

「明白事理？明白甚麼？」

她停了下來，眼睛發亮。「少女時我反抗父親，加入了末世聖徒教會。我年青不懂事。我傷了他的自尊，他拒絕寬恕我，我去到猶他州時，他拒絕對任何人說我去了那裏，或發生了甚麼事情。至臨終時，他還不知道我嫁了，他還有三個未見面的孫兒，及一個快出世的。」

「但，美茜，我一直在看富蘭克林市報，而看到你母親結婚的消息。我忠心地寫信給她，希望有日她會受到甚麼影響而回信給我。」

「這麼多年？」我驚嘆。

「這麼多年，多年來我祈求主會軟化她的心；祂答覆了我的祈禱，美茜，經由你祂答覆了我。」現在她眼中的光亮是濕潤的，手也握緊了。

「但……怎樣……」我結巴巴的

還是不明白。

「你的母親寫信告訴我你加入了末世聖徒教會，會來楊百翰大學，並請我照顧你。」

「母親……這樣做……？」

姨媽點頭。「她告訴我你很特別，她很愛你。」

我眼睛模糊，眼中盡是淚水，忍着淚水使我嚙頭發痛。我的祈禱及芭菲姨媽的祈禱——一個母親的祈禱，她用愛心克服了自己的傲慢與偏見；她還能教導我犧牲及愛心！我向拉着我的手的可愛婦人微笑。

「我還要走一段長長的路。」我說。

「你會成功的。」她說。我感覺她明白我未有說出來的話。

「是的。我一定要成功。我希望成為一個真正的末世聖徒。我希望母親會以我為榮。」我說。

(這是一個女青年的小說化真實故事。) □

## 重溫舊約

韋特年

**夏**天的陣風狂掃一大片起伏不平的北蒙大拿平原，長長的草被吹得瑟瑟作響，小屋外那灰沉，無上

漆和受風吹雨打的木板也發出呼呼的回響。遼闊的平原上除了一條正流往密西西比河途中的米蘇里河之外，差不多就只得這間小木屋。一陣特別強勁的狂風打過，蓋屋鬆了的木板偶爾會發出嘎嘎聲，而裏面也聽到拍拍的響聲。

那是一個星期日，除了一兩個微不足道的人為改變外，這片廣大、遼

闊的平原和草木與過往千萬個星期日和週日無異。此塊一望無際的大地予人一種絲毫不變之感。

在孤獨，空洞洞的屋內，老鐵指針的活動範圍只限於一張生鏽，破損的病床上。他曾經是百傲、偉大北美土著西歐氏族的英勇戰士，但現在因為年齡及身體虛弱的關係，要留在這細小，無房間的木屋內。

他的眼睛徘徊於房內的牆上，不理會用來遮蓋牆壁，亦作牆紙用的硬紙板，通常在保留區的印第安人住家都是用硬紙板當牆紙用的。他向四壁左顧右盼，有時停下來凝視着一些殘舊模糊不清的照片或以往的紀念品，很久以前的事蹟便會湧現他清醒的腦海裏。鐵指針不知自己多少歲，也沒有人知道。但他記得他人民的很多快樂時光。他一生見過很多個冬天。

鐵指針兄弟沒有忘記那是甚麼日子。他渴望地等着太陽去到中午的時間。中午接近時，他伸出曾經力大無窮的手，嘗試整理蓋着他虛弱身體的毛毡被舖，然後，舉起他粗糙的手把弄兩條美麗灰白色、長至過肩的髮辮。辮子整整齊齊，頭要豎立，看來神氣是重要的。所以他不顧一切的都要做到。

現在他期待一定來的人。不久，有一下清脆的敲門聲，門慢慢的打開了，走進兩個穿着深色外衣的人，慶幸不用在外面被風吹。

鐵指針兄弟熱誠的伸出手來與特意到這寒舍的傳教士握手。因為鐵指針不大懂英語，而傳教士們也不懂土

語，所以沒有交談。但幸好，他們都感到心靈的交通。

還好，傳教士有一本土語的詩歌。一個選擇詩歌時，另一個就把一張破爛不堪、用鐵線綑紮的木椅移到房中間。他然後小心的打開兩條清潔，剛燙好的手帕放在坐位上。一隻清潔的小碟子便拿了出來放在手帕上。在碟上放有一小片麵包及一小杯清開水。現在一切準備就緒，聚會可以開始了。

傳教士打開了詩歌第七十六首，三個人盡力唱好「禱告良辰」，之後，一個傳教士做開會祈禱，然後，高級同伴跪下，讀出麵包的祝福詞。當碟子傳遞到鐵指針兄弟時，他震抖的手拿起那小片麵包。對於他，麵包是代表著所愛救主犧牲贖罪的身體。眼淚慢慢流下他那起皺紋，飽歷風霜的臉頰。

水傳遞了給鐵指針後，傳教士再度打開詩歌，一同唱「神在召喚」。然後初級同伴做閉會祈禱。椅子上的東西都清了，放回牆邊。聚會也結束了。鐵指針的約又一次重新了。傳教士十分強烈地感到蒙大拿平原上的舊木屋裡充滿了特別的靈性，他們留戀那處捨不得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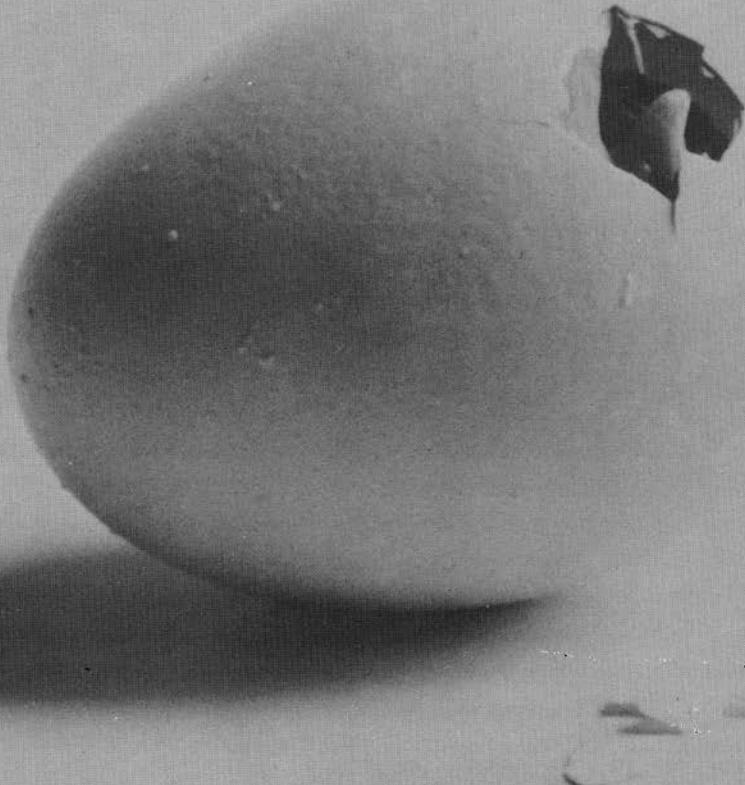
終於他們與敬愛的兄弟握手道別，他們再次踏出大草原強勁的風裏，但風再也不能煩擾他們了。

這是一個珍貴的安息日指派工作，他們樂於接受，直至英勇的老戰士，鐵指針，離開了今生，安息於雞仔山上那又舊又大的印第安墓園裏。□

摩門語錄

# 逆境

使你堅強





## 奇妙的觸覺

奧斑道比絲

### 閉

上眼睛，摸一摸某樣物件。是熱或涼？是硬或軟？是平滑或毛絨？你怎知道？你的皮膚做很多奇妙的事。除了保護身體外，皮膚下有無數小神經末端告訴你一些感覺。這些神經末端稱為觸覺感器。

皮膚內有幾種觸覺感器，不同的神經末端對熱、涼、痛、或壓力有反應，有些是末端沒有東西的，而其他的便包着毛根。

身體的某部份比其他部位有多些觸覺感器，例如手指比背部敏感。

接觸東西時，觸覺感器很快的將信息經過神經線，帶到腦子裏，就好像電話線傳遞信息一樣。腦子接到信

號，告訴你那東西的感覺是怎樣的。如有需要，腦子迅速將信息折回，所以你會將手縮開。最輕微的壓力就將這過程付諸行動——所需的時間比一閉眼還要少。

有些感能成為不易收受，它們適應壓力變為不大敏感。這也解釋了衣服接觸肉體，但通常你會感覺不到。

沒有觸覺，怎能感受到玫瑰嬌嫩而軟滑的花瓣，或沙紙的粗糙？沒有看見熱的徵兆，如烟，也能感覺到熱力，在未燒傷之前將手拿走。因為能感覺到冰淇淋的涼快冰凍，加添了不少味道啦！

□



# 心靈之歌



譚臣烹素

在 佛羅倫斯，蟋蟀節臨近時，樂文已準備好了。他一直在儲錢，並知道他要買的蟋蟀是怎樣的。

他趕快的走去蟋蟀店，硬幣在袋中叮叮噹噹响。

「如果我的蟋蟀能在蟋蟀節獲得最佳歌手的榮譽，」樂文自言自語：

「我家一定重獲喜樂，會唱的蟋蟀常帶來好運。」

樂文記得弟弟病重之前父母們的笑容和家中的歌唱，現在弟弟死了，

歌聲隨着消失了，笑容也罕見了。他想，也許蟋蟀會幫忙。樂文知道他要仔細的選擇，才能買到一只會唱歌的。

樂文推開商店的門時，小鈴響起來。很多人在這個時節買蟋蟀，也有很多可以選擇。

「早晨。」他對店員說：「我想買一只很會唱的蟋蟀。看看我為牠做的籠。」

「籠很堅固。我有一只好蟋蟀來配它。看清楚些，樂文。這隻身上只有一條細小的斑紋，但這代表著牠是好歌手。」店員說。

「我就買了牠。」樂文說。他散開他的錢給店員看。「我只有那麼多。」他說。

店員收起幾個硬幣：「剛剛好，那蟋蟀的售價剛好是那麼多。」

樂文把蟋蟀放進籠裏，扣好小門，說：「但願牠會好好的唱。我的家庭需要好運。」

「好運我們人人都要的。」店員點頭說。「店裏有那麼多蟋蟀，真不知那只唱得最大聲。我只能告訴你店裏很嘈，很多歌聲。牠的身上有一條黃斑，看來他會唱的。」

回家途中，有好幾次樂文停下來，把籠貼近耳邊，但他聽不到甚麼。萬一我花了錢，而蟋蟀不會唱怎辦！他憂愁起來。一定會的！男孩再一次望望黃色的小斑紋。看到了，他便安心。

「看！我有只好蟋蟀。」回到家，他對父母說：「牠開始唱歌時，我們的運氣便會轉好。」

他父親的眼從新聞報紙望向上，點點頭。

「你聽過牠唱嗎？」他的媽媽問。  
「還沒有。」樂文回答。

「也許牠肚子餓，」母親說：「你肚子餓或心靈空空時，也很難唱。」

「是的，我去花園摘一片生菜葉給牠吃。牠就會唱了！」樂文說。

蟋蟀立即開始在葉的繩邊東咬咬西咬咬，停了下來，還是不唱。

那晚小房很靜，樂文記得以前住在村屋時，父母玩音樂，唱歌時，他與弟弟便大笑，但今天晚上連蟋蟀也不唱了，他的父母沒有微笑，樂文也沒有。

蟋蟀節的早上，樂文打扮得容光煥發。他穿上最好的褲子和大紅的恤衫，提着籠，在父母身邊走。母親走起路來，她的藍花裙子擺動時發出輕柔的颼颼聲，這是唯一樂文能聽到的聲音。蟋蟀在籠裏保持沉默。

在節日裏，有音樂，朋友互相問候，也有很多東西賣，和蟋蟀歌唱。評判走過他的蟋蟀面前多次，但蟋蟀總是不唱。

回家途中，樂文心情沉重。他有一個預感，就是他差不多被高樓大廈壓死。他希望腳下所踏的是軟綿綿的青草，而非柏油路；又希望身在廣寬的郊野，可以無拘無束的歌唱。

我的蟋蟀是關着的！這是否牠不唱的原因呢？他懷疑着。牠定要有多一個機會。只要牠會唱一次，便會整年將好運帶進他們的家庭。於是男孩在等待，但沒有聲音。

夕陽時分，他拿着籠離家出去。他提着籠走到城外的一個山上。停了下來，打開了籠，蟋蟀飛走時，他久候的聲音終於聽到了。對！牠在歌唱！

但太遲了，樂文在歸家途中想。他的蟋蟀沒有在蟋蟀節中得到名次，也沒有歌唱好將幸運帶到他們的家。在傷心之餘，他興幸他的蟋蟀能獲得自由。在某處，就在這時刻，牠仍然在歌唱。

接近家時，他看見窗內有光，父母在燈下等着他，他舉起籠子。

「蟋蟀走了？」父親驚說。

「對，牠不喜歡籠子。」樂文說。

母親點頭說：「那就好了。」

樂文搖頭。「但現在我們沒有運

氣了。只要牠有在家中唱，我們便整年都有福氣。」

父親站起來將手臂圍着兒子的肩說：「過節後將蟋蟀放生是一件大慈悲。現在我們也有福氣。我們有個兒子懂得為小蟋蟀的快樂着想。」

樂文望着父母，看見期望着的微笑浮現他們的臉上。他想着自由飛去遠處的蟋蟀。一種舒適的感覺在他的身上蔓延，而在他的心中，他也在歌唱。



# 聖 餐

艾寶瑪蓮



## 閱 讀句子，在空格上填寫正確答案。（在下列選）

1. 每個星期日都傳遞\_\_\_\_\_。
2. 領受聖餐並答應常常紀念耶穌\_\_\_\_\_。
3. 聖餐幫助我們記着要\_\_\_\_\_洗禮時所立的約。
4. \_\_\_\_\_提醒我們基督的身體。
5. 謹敬地領受聖餐是\_\_\_\_\_的方法來提醒我們要正義。
6. \_\_\_\_\_提醒我們基督的血。
7. \_\_\_\_\_聖餐給身邊的人，提醒我們要服務。
8. 聖餐傳遞時應記着耶穌怎樣\_\_\_\_\_及祂是我們跟隨的榜樣。
9. 最重要，應記着耶穌為\_\_\_\_\_而死，使你能復活。

答案：

麵包	你
聖餐	水
生活	傳遞
正確	基督
遵守	

# 與朋友談



一個與總會七十員郭克勤長老的私人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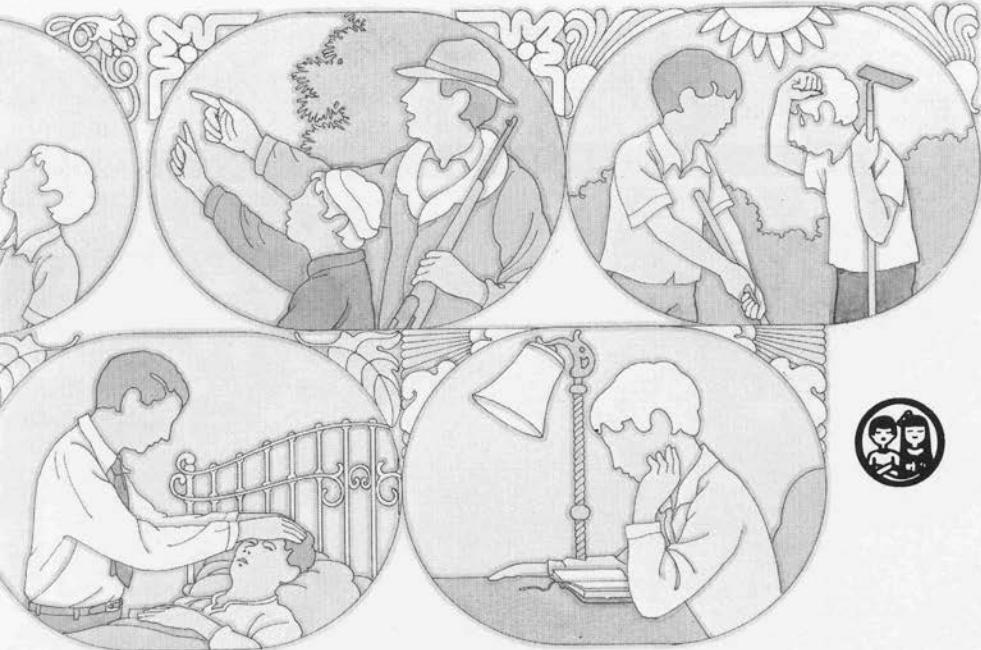
「我生於猶他州李海鎮的小醫院裏，我的父母希望有一個女兒，所以他們改我的名字為克勤。」（譯名，Gene 男女適用）郭長老沉思。「小時候我也有另一個綽號，因為我從不安定的在聚會中坐好，母親稱我為『蠕蟲』。」

「母親是和平使者，她使我們在家中忘記紛爭、替鄰人平息口角；又耐心的教導所有兒女行正義。我常記着她對人的仁慈。」

「父親還在世的時候有幾次我與他一同去打獵，以後，便獨自一人去了。很快我便發覺不大喜歡打獵了——其實真正喜歡的是與父親在一起。」

父親就是這種人：當兩個兒子在除去雜草時，知道再不喝水便會乾死，便說：『做多一行好了。』又當我們做冰淇淋時，他鼓勵我們說：『再拌多十下便行了。』他教導我自律、和早起早睡，又常助我更加努力。

「記得十一歲時，父親告訴我要自己賺錢買衣服，也要開始為傳道而儲蓄。傳道召喚來到時，我告訴父親我們需要去銀行一趟辦手續，按月提取傳道基金寄給我。記得父親說：『你不以為我真的要你支持自己的傳道吧？我只是想你學習工作而已。我不想失去支持你傳道工作的祝福。留下你的錢吧，回來後會有用場的。』



「我的哥哥隆奈常常給我靈感，記得有一晚他從教會青年聚會回家，向家人宣佈，他的教師要他們有自己的見証，不要依賴他人。他好像在作預言地說：『無論要多久或要甚麼代價，我會獲得個人的見証。』

「隆奈開始研讀經文，又祈禱，又禁食。一個早上起來不久，他突然全身癱瘓，身子不能動彈，右邊劇痛。他僅能細語的告訴父親，他希望有一個祝福，父親祝福他後不久，隆奈便奇妙地痊癒了！哥哥抽緊了的身子放鬆了，可以伸直，沒有痛苦了。

「後來經過醫生的診斷，說他看來似有盲腸破裂，但體內沒有組織破

壞的跡像。事後，哥哥告訴我在這次經驗中，他獲得特別的見証，知道摩門經和福音是真實的。他要我知道，在父親祝福他之前；在他痊癒之前，他已得到這知識。他確實在奇蹟之前表現他的信心。

「這經驗的確影响我的一生。十二歲時，我開始虔敬地閱讀摩門經。我也獲得一個個人的見証，証實福音的真實性。我知道，自那時起，並未有懷疑過摩門經是神的話語，福音是真實的。

「我對世界各地兒童的信息是：在年輕時閱讀並祈禱，以便你也能獲得這同一的見証。」





「我相信只有那些肩負教會職責，在教會中努力工作的人，才能懂得感激教會，和認識到它的價值。」

一九三八年十月總會教友大會

「在世上所有領袖當中，決沒有任何人比得上本教會的領袖，遵從他們的榜樣和訓示，這應使我們感到極之安全穩固。」

一九四二年十月總會教友大會

「你一離開本教會，就會明白到本教會確有主的權力，……如果說有甚麼事情是我可以肯定的話……便是這事工是神聖的，這不是人的工作，這是永恆之父神的工作，它有着神的權力。」

一九五二年四月總會教友大會

「……每個持有聖職的人……均願意致力教會的傳道工作……每位以色列的父親都應自少教導兒子要做傳教士……我們持有的聖職……比世上所有的成就和財富更有價值。我們豈非不應和那些不認識真理的人分享福音，從而使他們能享受到我們身為教友所得着的美好祝福嗎？」

一九五三年十月總會教友大會